

82
22
現實劇叢之一

夜初春

72
揚 滔 著

沈默陸景指正

(2) 楊陽 4.14. 趙靜勤 校

ABC
234.6
18

現實出版社發行

1951年11月

MG
1234.6
148

• 現實劇叢之一 •
春江花月夜
(四幕笑劇)



3 1774 4523 0

揚 滔 著

現實出版社發行★正風書店總經售

— 1947.4 —

43857

春江花月夜

第一幕

新亞銀行職員宿舍公共起坐間的前半部。右門通女寢室，左門通男寢室。正面是一扇糊着綠紙的花格門。門外是走廊，小花院。院內梅花怒放，白雪紛飛，頗富詩意；不過，現在門是緊着的。

室內有西式棹棧沙法火盆電話等物。

（汪海明用鉛筆在造表。朱家惠站在旁邊看書，大有心事，看不下去。）

朱（攀談）老汪。

汪（一心在寫）唔。

朱 剛用過飯，不休息一會，就在忙什麼？

汪 唔，唔。

朱 我覺得，我覺得世界上最不可捉摸的東西，是人的感情：它能使
人快樂，也能使人痛苦，有時一點兒也不聽理智的支配。

汪（寫錯了，撕掉，重寫）

朱 理智很明白的告訴我：我應當努力向上，先打定學問與事業的根
基；可是，感情却拉着我拚命往另一條路上跑！

汪（又寫錯了，撕掉，立起，大聲——）你究竟在咕嚕什麼？

朱（一驚）沒什麼。對，對不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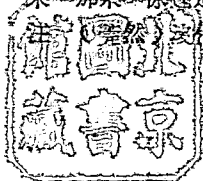
汪（才明白）呵，原來是你。（溫煦地）小老弟，你剛才說了些什麼？

朱 你一句也沒聽清楚？

汪 沒有，蕭經理叫我趕造倉庫的貨物盤有表，所以——

朱 那末，你還是忙你的罷，反正……我也沒什麼正經事。

汪（茫然）沒什麼正經事？不見得罷？



朱 是，是算不了什麼正經事。

汪（友愛地握朱手）我看你又是爲戀愛的問題苦着了，是不是？

朱（微羞）不是。

汪（愁然大笑）噫，不是！一猜，就給我猜着了。

朱（試探地）你本來就知道的。

汪 知道的并不多。你最好全都說給我聽，也許我能替你參謀參謀。

朱 這個……你說，假定有一位少女，受了非人道的壓迫，你認爲是不是應該同情？

汪 別繞彎子，你先說這位少女是誰？

朱 她是，她當過你的學生，你做過她家家庭教師。

汪 呵，你是說總經理的女兒——于燕芳嗎？

朱 是的，不過聽說她並不是總經理的親生女兒。

汪 談到這裏，我又比你清楚多了：她是總經理從小收養的「私生子」。去年于太太死了，總經理就想重新調整他們底父女關係，把燕芳從文德女中拉了回來。

朱 這老混蛋！

汪 小聲點兒。

朱 可憐的，是燕芳：白天，她是「父親」底女兒，夜晚，她是「父親」底女伴。。

汪 于太太過世不久，總經理說是因爲怕鬼，……

朱 什麼怕鬼，簡直是見鬼！

汪 但是，據我所知道的，燕芳並沒有向他屈服。

朱 你知道那是多麼痛苦的事！

汪 你真的有些愛她嗎？

朱 只是一種深厚深厚的同情。

汪 同情是基於聖潔的愛；那末，她對你有過什麼表示嗎？

朱 沒有，我同她談過幾次話，都沒什麼結果。

汪（沉思）呵，嗯。

朱 怎麼，你覺得不應該嗎？

汪 不，人本來應該愛他所當愛的，恨他所當恨的，不過；有時候我總覺得你底腦筋，過於直覺，太容易衝動，看不清各種岸線複雜的利害關係。

朱 那末，你是說——

汪 假如不小心，這對於你的職業、生命，都可能發生嚴重的影響。

朱 我覺得如果我能愛她，能把她從那可怕的深淵裏救出來，就是犧牲我底生命，也在所不惜！

汪 你就是這樣直覺的！你沒有發覺胡小姐近來對你沒有點兒「意思」嗎？

朱 是的，麻煩的就在這裏。不過，那種女人，我是怎麼也不會愛她的：聰明狡猾，浪漫風騷，對於男性，完全是玩玩弄態度；誰愛她，誰就要受她的奴役。而且……她跟蕭經理已經有了兩年以上的友誼！

汪 你明白就好。

朱 其實，我早就看清了：肖經理表面上雖那麼客氣，骨子里可比什麼人都狠。

汪 知道了，就應當小心。現在問題是你對愛情，學業和事業作怎樣的支配。你從南洋回到祖國來，原就是爲了求學。

朱 是呵，誰知道家庭的接濟一斷，什麼計劃都先了！

汪 我看你現在最好還是積蓄幾個錢，好唸完大學的課程。老實說：老在這兒混下去，是沒有辦法的。

朱 可是……現在我心里迷亂得很，連書也看不下去。

（隔壁俱樂部內有胡琴聲、平劇聲、談笑聲）

(于燕芳上)

燕 汪先生，朱先生。

朱 于小姐。

燕 汪先生沒有看到我哥哥？

汪 沒有。大概在隔壁俱樂部罷。

燕 唔。(欲走)

朱 (攀談) 于小姐，妳……

汪 你們談罷，我到辦公室里寫去。(攜文具由正門下)

燕 (不安) 朱先生，你有什麼事嗎？

朱 沒什麼事。妳兄？

燕 我，我還有點兒事。

朱 有事，那我就不就說妳了。

燕 (又不忍拂意) 不，你說你的罷。

朱 我說(不知從何說起)……妳，妳很快活嗎！

燕 我……很快活。

朱 妳覺得妳底父親——

燕 (羞澀) 朱先生，你……？

朱 我很瞭解妳的處境。

燕 你全都瞭解？

朱 是的，所以我很同情妳那不公平的遭遇。

燕 我看你并不了解我。

朱 這怎麼說？

燕 你如果真的了解我，你不但不會同情我，而且會覺得你自己辦唐可笑。

朱 可笑？不，我愈了解妳，就愈同情妳。據汪先生的分析，這種同情，是基於聖潔的愛。

燕（激動地）不，你錯了：我是不值得同情，也不值得愛的。

朱（衝動地）燕芳！……妳不知道我對妳的愛，是如何的真誠、深切！

燕這，這是不可能的呵。你不知道……

（于冠山上——荒唐浪漫的公子哥兒。）

于蜜司胡！（三人相見一怔。于怒視朱）

朱于先生，于小姐正要找你呢。

于（不屑地）知道了！

（朱由左門下）

于（煩厭地）找我幹嗎？

燕怎麼，不該找嗎？

于我早說了，以後少跟我碰頭！

燕可是，從前你……

于從前！從前是我的糊塗，現在我得請你顧全我的名譽地位。

燕呵，名譽地位？難道你從前就沒有想過？你就忘了你從前說過的話？

于哎，老是從前、從前！我叫妳注意的，是現在：現在關於我們的事實，父親已經得到了風聲！懂得嗎？

燕就因為這，你得給我一個穩的解決。

于這我沒有辦法！如果繼續鬧下去，他真會跟我脫離父子關係的。

燕可是，你就忍心讓我跟他維持這種可怕的「父女關係」？白天。他是我的父親，夜晚，他簡直是一條野獸！

于（妒）難道妳——

燕我可不是野獸；我只是一隻孤苦的鳥兒，每晚，圍着條被子，坐在門口，從黑夜等到天明。冠山，救救我罷。

于我又有什麼辦法？

燕 我們一同逃走。

于 逃走？逃到那兒去？

燕 天涯海角，光明自由的所在。

于 （冷笑）做夢！妳想我能够犧牲我的名譽財產？

燕 事到頭來，不犧牲也得犧牲。（跪求）冠山，救救我，救救我罷！

于 簡直在發瘋了！起來，別人瞧着像什麼話？！

燕 你總得想去救救我呵。

于 他媽的！妳要是再逼下去，就別想有什麼好處！（衝下）

（燕芳悔恨之至，正欲外出。）

（朱家惠上）

朱 燕芳！

燕 朱先生。

朱 妳又受了什麼委屈？

燕 （掩飾）沒有。

朱 我，我希望你別把我對你的真誠，看成卑賤。

燕 不會，我永遠不會的。

朱 那末，妳究竟是什麼意思？

燕 （逃避地）這以後你自然會明白的。回頭見罷。（疾下）

朱 （呆立一會；自語）卑鄙，卑鄙！我怎麼配愛她，我怎麼敢貿然的向她求愛！

（毛富發、于冠山、許靜芝，一路談着上。）

（朱避入一角做樣子看書）

許 我看，今天無故不到的，非罰不可！

于 對，一定要罰！

毛 小朱，你自動要求加入平劇研究社，怎麼又不去了？

朱 對於舊劇，我已經沒有興趣了。

許（半玩笑）不成，要罰你請客！

于 我看他準是着了胡容美的迷了。

毛（向朱）對不對？

朱（不屑予答）

毛（冷笑）我看你趁早收心罷。像她那樣聰明漂亮，不愛張三，不愛李四，就偏偏會愛上你？

朱 毛先生，請你別平白無故的侮辱我！

毛 我這樣說，還是瞧得起你的。

朱 我可不敢領你的教！（氣下）

毛（無賴地笑了笑）

于（抽煙）噯，說真的，我看蜜司胡對我倒很有點兒印象。（毛捻着于的香煙深深吸了一口）別做起那付窮酸相！（搶司，另給毛一支。）蜜司許，妳說呢？

許 那當然囉，總經理底大少，有錢有勢，會沒人愛的？

于 別開味了，許大姐……

許（佯嗔）誰有資格跟你攀大姐？

于 呵，說錯了，我應該稱妳許小姐。許小姐，這件事兒妳真還得幫我忙呵？

許 那你得請客。

于 沒有問題，（一口氣）小巴黎、冠生園、甜甜菜、孔雀、遠東、龍門、白燕、聖愛娜，最妳愛上哪一家！

毛 蜜司許！

許 怎麼，你也準備請客？

毛 事情弄成了，還怕我發賴？

許 可是，我是個做現成買賣的人：不先請客，就別談！

于 噯，著名的「毛不拔」！妳就休想敲他半文錢。（許望着毛）

毛 不見得，客我還是請得起，不過，蜜司許，妳可得掙開錢嚟呵：
別張冠李戴！

許 唔，你是說胡容美是你的勢力範圍？

毛 嗯，她向我發過誓。

于 別吹了罷，她跟我說過：她根本就沒有把你放在眼裡頭。

毛 胡說八道……

許 呵？，別爭了罷，我看你們全是窩蛤蟆。

毛 怎麼？

于

許 人家早就屬於肖經理了！

毛 沒那回事！

于 （同時：憑他是誰，都得爭一場！
（汪海明攜紙筆上）

許 瞧你們那付傻勁兒！

汪 下了班，都不出去逛逛？

許 （趨近）你準備出去嗎？

毛 對了，蜜司許正沒伴兒呢。

汪 不，我還得加夜班，寢室里倒挺緩和些。（敬而遠之地由左門下

毛 （意在言外）蜜司許，我看老汪這個人倒是挺不錯的。

許 （微羞）那與我有什麼相干？

毛 好像他的年紀，跟妳差不多罷？

許 瞎說！我哪有他那麼大？

于 妳究竟多少歲數了？

許 二十五歲零四月十八天。

于 （笑了）記心倒不錯。

毛 也需要結婚了。

許 嗯，我才不在乎呢。從前在日本的時候，也有不少人追求過我，

我壓根兒就沒理會。

于 可是，你總有一天得理會的。

毛 妳不妨說說妳的條件看，我們也許可以幫幫忙。

許 （玩笑地）條件很簡單：第一，出身國外大學，第二，地位在簡任以上，第三，家庭富裕……

于 呵，算了罷。我丁妳拚了這條命，怕也找不到合妳這「簡單條件」的丈夫。

許 不合條件，就乾脆不要！

于 我看妳不要還不行呢。

女聲 站在這兒發什麼呆？

男聲 我在看這些紅梅白雪。

女聲 呵，多麼美！難怪你要發呆了。

毛于 （滑稽地仿着皇宮迎駕的款式）女——皇——駕——到——（把幾扇花格門推開——門外小院中，白雪紅梅，相映成趣——毛、于同時向走廊上的胡蓉美，深深鞠躬。）

胡 又發什麼瘋？這麼好的景緻，不買點東西來賞雪？

毛 對，我買去！

于 不，讓我去！

毛 （巴不得）好好，就讓你去。（于下）

胡 毛不拔，你真是學到了家呵。

毛 笑話！妳以為我是吝嗇這幾個錢？就買來給妳瞧瞧！（速下）
（許有醋意，欲下。）

胡 蜜司許，等會來賞雪呵！

許 謝謝了，哪有我的份兒？（由右門下）

胡 老風流！

（朱家惠，胡蓉美進來，關上格門。）

胡 怎麼，你好像瘦了？

朱 （淡漠地）許是用功過度的關係罷。

胡 又在看書！學問是傻子才有的東西，懂到嗎？

朱 我現在倒想做傻子。

胡 別跟我淘氣了，坐下來談談（坐）

朱 （敬而遠之地坐在一旁）

胡 業務部的事情，忙不忙？

朱 還對付。

胡 你如果想到信託部來，我可以跟肖經理說一聲。

朱 我想，暫時還不必要罷。

胡 你冷嗎？

朱 不。

胡 為什麼發抖？

朱 我不知道。

胡 你底毛衣呢？

朱 不知給誰偷去了。

胡 （微笑）你不想破獲這件竊案嗎？（起身）

朱 （意外）妳……！

（胡進右門拿毛衣出）

胡 （丟給朱）破到那樣了，不早跟我說！

朱 謝謝妳了。（穿毛衣）

胡 在外邊流浪的孩子，衣食住行，都要特別小心。我看你底被子已經快四十天沒洗了。

朱 謝謝妳的關心，天一晴，就要洗的。

胡 用得着跟我客氣？（坐）坐下來。（朱坐）我身上並沒有刺呵。（希望他靠近一點，朱不敢，胡笑了）多麼純潔的孩子！（靠近朱）

朱（有點反感）胡小姐！

胡 怎麼……以後我希望不再聽到這種生硬的稱呼。你不知道我的名字叫容美？

朱 我知道，不過……我希望妳尊重我這份可憐的職業。

胡 放心罷，在我保護之下，沒有誰敢碰你的。

朱 但是，我始終有點不了解妳。

胡 你是說關於我的身世嗎？

朱 這只是一部份。

胡 關於我的身世——我從來沒有真實的向人說過，現在我可以坦白的告訴你——小時候，我並不幸福。不幸的，是十七年前——當我才六歲的時候，就失去了父親。之後，我母親受了一個所謂時髦青年的引誘，就帶着全部遺產，糊里糊塗嫁給了他。

朱 那末，你呢？

胡 我就到省城讀書去了。之後，我母親被虛偽的愛情蒙住了眼，把經濟權完全交給他胡作妄為。當我們的家產快化完了的時候，他跟另外一個女人跑了！

朱 那你們一定吃了很多的苦？

胡 而別人並不給以絲毫的同情；反說；這是女人應受的懲罰！

朱 於是，妳就確定了「女性中心主義」的理論基礎？

胡 這至少是一個客觀的原因。我覺得如果要提高女權，一定要創造一種特殊的社會制度，在經濟上控制男子的行動。

朱 妳要叫一個男人像小貓一樣，解語溫存的生活在妳的「社會」，受妳的支配？

胡 這是我的理論。

朱 可是，妳的理論，跟妳的行動，有一種尖銳的矛盾。

胡 那怎麼說？

朱 因為妳所喜歡接客的人，並不一定吻合妳理論的模型；而表面上能吻合妳理論模型的人，又似乎並不能滿足妳的某種慾望。

胡 所以我還在選擇，還在訓導。假如有一個人能真正的愛我，能遵守我特定的社會秩序，我允許他有限度的自由。

朱 我恐怕妳的理論，是建立在沙漠上面。

胡 好罷，（起身）咱們別談這些空洞的理論問題了。你愛聽音樂嗎？

朱 無聊的時候，也偶然去聽聽。

胡 今兒晚上，青年會有個音樂會，你有沒有興趣？

朱 （推諉），對不起，等會我還有個約會。（起身）

胡 是你底愛人？

朱 （微促）別，別開玩笑了。（欲走）

（肖經理上）

肖 呵，你們兩個在這兒。（朱不安）

胡 不錯。現在加上你就是三個了。

（肖，朱均感不適，僵滯一會）

肖 哎，悶得很！

毛聲 打開門罷。

（毛富發，于冠山推開格鬥上，分攪酒食）

于 來來來！（同時將酒食擺在桌上）

肖 這是幹嗎？

毛 賞雪！（忙解包斟酒，大家吃糖果）

肖 （半玩笑，半妒忌）你的興頭倒不小。

毛 逢場作戲，老肖，別介意呵。

朱 對不起，我得走了。

胡 就不敬我一杯酒？

朱 等我做主人的時候再說罷。

胡 我倒要先敬你一杯（斟酒給朱）

于 } （吃醋）蜜司胡！
毛 }

胡 別嚷。（向朱舉杯）來！

朱 大家來（與衆斟酒，舉杯）請各位同時乾一杯罷。（衆舉杯，尙不滿）

胡 我祝你健壯得像條小牛兒。

朱 那末，我祝諸位有情人都成眷屬。（衆乾杯，朱鞠躬遁下）

于 （斟酒舉杯）蜜司胡，我願妳像那梅花一樣的美。

毛 （撞于冠山膀子一下，把他酒倒了一半）人家準備了大半天的話，給尔偷去了！

于 嗤！你就不會說旁的？（斟酒與胡同飲）

（尙無精打采，退坐沙汰）

毛 （舉起早已斟滿的酒）那末我願妳像那雪一樣地坦白真純。（同飲）

胡 （同敬毛，于）好，我願你們以後別再糊塗。

（毛于受寵若驚，大笑）

胡 （向尙）怎麼，你就不敬我酒了？

尙 以後看機會罷。

于 我看你真有點兒老氣橫秋！來，咱們碰一杯！

尙 不，我不想喝了。

毛 大概他是想吃醋。

胡 醋也能醉人的，還是吃點兒水果糖罷。（給糖）

（老吳上）

吳 少爺，老爺請。

于 人家有事，他就偏偏要找麻煩！究竟是什麼事？

吳 這我也鬧不清是怎麼回事。

肖 (忸怩) 不去，招挾他發毛呵？

于 (不得已) 他媽的！(下)

肖 老吳，去請汪先生來，現在也許在寢室里。

吳 是。(由左門下)

肖 老毛，(欲語又止)

胡 什麼事，鬼頭鬼腦的？(向毛)，我可不可以請你到哈羅斯去一趟？

毛 等因奉此，自應遵辦。

胡 別若是油腔滑調的！你去問問我啞海勃龍大衣做好了沒有，我馬上要穿！

毛 好，做好了我就跟你拿來。(下)

(胡坐)

(汪海明上，後隨老吳)

肖 (假溫和) 海明，第一倉庫的貨物盤存表——

汪 正在趕呢。

(老吳收拾了一下東西，下)

肖 務必請快一點，保險公司馬上要點驗的。

汪 我這就趕去。(走兩步，忽) 呵，肖經理。

肖 什麼事情？

汪 大孩子病了，沒錢吃藥……

肖 又要借支？你本月份的薪津，已經支完了，還在原則上——

汪 不過，唉：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。這種病，如果再拖下去，將來恐怕更麻煩。

肖 (爲難) 這箇……待我研究研究再說罷，在原則上，……

(汪急發幾句牢騷，又忍住了。無精打彩由左門下)

胡 剛才又跟我生氣了？

肖 （不語）

胡 （笑了）瞧你那付醋勁兒！

肖 容美，我再三跟妳說，妳應該少跟他們接觸。

胡 可是，我也再三向你聲明：那不過是爲了消遣；就正河打彈子，玩撲克一樣。

肖 但妳這種「消遣」方法，無論如何，是不太高明。

胡 不管高明不高明，我總覺得：如果男人們吃了虧，那是罪有應得。他們對女人全沒存好心眼兒，一達到目的就完事。

肖 所以對於男子妳一直採取這種玩弄態度？

胡 不，應該說是支配慾。

肖 妳有過什麼收穫嗎？

胡 我覺得我得過不少單復的愉快。

肖 可是，結果恐怕還是妳自己吃虧。一個男子可以玩到三四十歲不結婚，而女人似乎就沒有這種方便了。

胡 你以爲我就非結婚不可了？

肖 那倒不是這麼說；不過，妳怎可以開始物色妳的愛人了。

胡 但我直到現在還沒發現真正理想的愛人。

肖 妳真正理想的愛人究竟要怎麼樣？

胡 這個……我也說不上。

肖 （幽默地）我不妨代妳說了罷：通常一羣女人，總希望有有兩種男人的混合體：第一是有錢有地位，在生活上能給妳合理的安排和保障；第二是年齡較輕，健壯熱烈，在愛情上能給妳高度的滿足。

胡 （一針見血）不要說下去了！你們男人們還不是同時希望有兩種女人？

肖 我倒沒有這種希望，妳不妨說說看。

胡 第一種是老老實實，給他管家、洗衣、燒飯、養孩子；第二種是年青美麗，聰明活潑，跟他出入社交場合，給他真正的享受。

肖 （點頭）可是，我得告訴妳：妳要那種最理想的男人，正同我要找這種最標準的女人一樣，是世界上一種頂困難的藝術。

胡 沒有理想的人，我是寧可不結婚。

肖 但妳無論怎麼，不能違背一個定理：就是一個女人，必須佔有一個男人；正同一個男人，必須享有一個女人一樣。

胡 照你這樣說，我只有跟你這種人將就囉？

肖 妳別誤會了，我絲毫也沒有勉强的意思。

胡 總之，最低限度，我不能跟一個已經結過婚的人結婚就是了。

肖 難道原來的太太死了，就算犯了罪？

胡 那誰知道死了沒死？

肖 （出示剪報）這報上的訃告也是假的？

胡 （看過，笑了）我並沒有說你！

肖 （微惱）容美，我反對妳這種態度！
（于冠山掀開一綫格鬥偷偷瞧了瞧）
（電話鈴響，胡忍笑接電話）

胡 唔，我新亞銀行，你哪兒？……呵，唐科長，我容美。……參加茶舞會……？（睨視肖）我不去。……我現在不大舒服。……的確的麼。……又打趣了，我要跟你生氣的！（向肖嬉笑）好好，別嘈囉了：回頭見！（掛耳機）

肖 （更氣了）音樂會大概妳是不去的了！

胡 （撒嬌）瞧你，好像真跟我生氣了似的！你不是看到我拒絕了他嗎？

肖 我真不懂妳！

（電話又響，胡接話，肖氣忿欲走）

胡 （以爲又是唐科長）哎，老不聽話，真討厭！（高聲）我說了，我不舒服……（忽然一驚）怎麼？你是總經理……？在這兒。
（將耳機交肖）

肖 （恭謹地）總經理，我雨林，……妳是說燕芳小姐？……不在這兒……是，我馬上來一下。（掛上耳機）

胡 音樂會倒底去不去呵？爲了你，我什麼都沒做！

肖 當然去。（看錶）現在還差五十分鐘，我到總經理那裏去一趟就來，請妳稍微等一下罷。（肖下）

（胡擬進右門。于冠山上，滿面春風）

于 （興奮得聲音都打抖）蜜司，蜜司胡，剛才，老毛跟我說，……

胡 （故意玩弄）他說，我有點愛你，是不是？

于 （受寵若驚）哦，蜜司胡！我，我不知道怎樣感激妳了。

胡 （耍笑）感激我什麼？

于 我，我早知道妳對我的印象很不錯。

胡 （笑了）是嗎？（坐下，翹起二郎腿）跟我沏杯茶來！

于 是，（沏茶給胡）還有別的事嗎？爲了尊重女權，對於勞動服務我是特別賣力的。

胡 起初，對你燕芳，也是這樣的慫慫？

于 妳別提，蜜司胡！那孩子簡直討厭透了！虧我父親還跟我吃醋呢

胡 所以你現在願做我的奴隸了？

于 願意，我什麼都願意！蜜司胡，別作弄我了，我，我（圖謀不諱）

胡 先把嘴唇湊過來罷。

于 （當真湊過嘴去，胡一個耳光打過來，幸而他馬上閃開了）怎麼

，妳，妳不是叫我來的？

胡 誰叫你來的？

于 老毛說的，妳……

胡 下流痞！我會叫你嗎？

于 （始筭）原來如此！這小子，我非湊他不可！（忿出，恰逢肖經理上，在門口誤打）他媽的，你居然敢跟我開味！（打）

肖 幹嗎，這是幹嗎？

于 我湊死你！（打）

胡 （阻于）你瞎了眼？這是肖經理！

于 呵，原來是你，失禮失禮。

肖 （仍持笑臉）小子，在老大哥面前，玩笑可不是這麼開的？

于 海涵，海涵，我以爲是老毛這小子呢。

肖 （怔嚇）你爸爸還在行里呵。

于 我才不怕他呢。

肖 小子，以後別胡鬧了，好不好？我給介紹一位年青漂亮的小姐。

于 （大喜）在哪兒？

肖 不久，就要到行里工作，人極聰明高貴，就只運氣差點勁兒。

于 怎麼？

肖 父母兄弟在桂林逃難的時候失散了，她帶着一個侄兒到處流浪。到這兒好久沒找到工作。

于 哎，她怎麼不早來找我？你說她究竟什麼時候來？

肖 現在還在辦手續。

于 叫她快點兒來罷。喂，你真的肯給我介紹？

肖 當然肯；不過，你得答應我一個要求。

于 你說罷。

肖 就是以後別到這邊來胡鬧。

于 這沒有問題，我還得跟老毛算賬去！（下）

胡 你的心眼兒倒不錯。

肖 （想起剛才的事，頗不悅）剛才究竟怎麼回事？（不看她）

胡 你問誰呀？（沉默一會）

肖 （忠告）容美，我總希望妳能够放莊重一點。

胡 呵，還沒做你太太呢，就教訓起人來了！

肖 這不是教訓，小姐。妳知道最近一班人對妳的批評……

胡 誰有資格批評我？哼！這班人里面，就別想有個好東西！

肖 我并不替任何人辯護；可是，妳的浪漫，不會給妳一點兒好處。

胡 我本來就沒希望什麼好處。

肖 那還有什麼可說的呢。

胡 不高興的，很可以離開我遠一點！
（僵持一會）

肖 （無可如何）不過……妳也別誤會了：我的忠告，并沒有一點惡意。

胡 （從心底浮出勝利的笑）你知道，無論別人的忠告對不對，我都不願接受的。

肖 容美，這本來是妳的缺點，可是……

胡 「我偏扁就喜歡你這個缺點」，對不對？（撒嬌）

肖 算妳聰明。

胡 噫，男人們的鬼心眼兒，就別想逃過我。剛才總經理叫你幹什麼？

肖 什麼事也沒有。說是趕起了一件事情，叫我去一下；可是，等我去了，他又忘了是怎麼回事。

胡 神經病！

肖 可不是。平常為了一點兒芝麻小事，他可以把你大罵特罵，可是

，真正的大事，有時却又朦朧不清。

胡 於是你們就混水摸魚！

肖 別亂說，快點兒準備罷。

胡 哎，老毛給我拿大衣，還沒來！

肖 就把別的將就將就罷，我換衣服去。（由左門下）

胡 （向右門走）飯桶！

（毛富發攜淡黃海勃龍大衣上）

毛 飯桶不在這兒？（指自己）

胡 怎麼這樣慢？

毛 對不起，我去的時候，還沒完工呢。

胡 （接着一看）怎麼是黃的？我明明說的那個淺栗色！（試穿）

毛 （幫她穿）老板說這個料子好些。

胡 瞧！腰身這麼肥！袖子也太長了！

毛 （端詳，附和）是做的不像話。

胡 拿去退了他！（脫下）

毛 對，退了他！（準備拿去）

胡 等會我自個兒去。全是飯桶！（向右走）

毛 那倒是無獨有偶。

（胡下，重重關上門。毛在右門偷聽一會，輕輕敲門）

毛 什麼時候可以「門戶開放」？

胡聲 別忙，我正在換內衣。

毛 好鏡頭！可惜沒有開麥拉。

胡聲 別優里優氣，回頭我不饒你的！

毛 是。

胡聲 （一會兒）推門罷。

毛 （用力一推，一下撲倒在地上）哎喲！

（胡上，換了另一套衣）

胡 （隱住笑）怎麼？

毛 （撐起來）妳真會開玩笑。

胡 誰叫你用那麼大的牛勁兒？

毛 不是妳在那邊拉，我又何至于倒？

胡 活該！剛才怎麼跟小于惡作劇；

毛 那孩子實在應該受點兒教訓：癩蛤蟆想吃天鵝肉！

胡 難道除了他就沒有第二個人想？

毛 有是有，但不一定是癩蛤蟆。

胡 別把自己看的太高了罷。

毛 不，在妳面前，我簡直像條哈巴狗，妳叫我怎麼辦就怎麼辦。

胡 那就跟我把那雙黃皮鞋拿來。（要笑）

毛 好差事。（忙進右門拿皮鞋給胡，胡換鞋）

胡 還有皮包。

毛 這事兒也不錯。（復進右門拿皮包出，打開欣賞。）除了化妝品，就是草紙。

胡 （接過來）你想，我還能有鈔票？

毛 密司胡，妳要不嫌棄，零用錢，我這兒倒不成問題。

胡 喲，有名的毛不拔，會捨得把鈔給人花？

毛 妳要不信，我真的給妳開支票！

胡 算了罷，沒人稀罕你的。

毛 那末，明天給你現款？

胡 我沒功夫跟你磨蕩了，雨林在等我聽音樂呢，

毛 唷，又是你底雨林！

胡 難道還是你的嗎？（媚笑着走向左門，嬌聲）雨林——設備好了沒有？

肖 豎 我在擦皮鞋，就來。

毛 哪一天妳肯給我賞光嗎？

胡 準備請我看什麼？

毛 聽妳高興。

胡 好，等我高興的時候，再通知你罷。

（肖經理上）

肖 擦雙皮鞋就得老半天。（拉胡肖，向毛）不，出去走走？

毛 （巴不得）走，一道走。

肖 （沒想到他不識時務）這個……

（胡容美走到門口，適逢胖矮醜俗的毛太太上）

胡 找誰？

毛太太 我，我找毛先生的。

胡 （嫵媚地向毛）老毛，有人找你呢。（與肖經理乘機遁下）

毛 （掩飾）唔，劉太太。

太 什麼，劉太太？剛才那個女的……？

毛 （低沉地）闖進來幹什麼？！

太 （狐疑）剛才那個女的……？

毛 （高聲）是我的姪頭，怎麼？！

太 （緊接着）怎麼？……難怪你這樣久不回來，原來就是，就是…

……

毛 （氣了）就是跟她同居！

太 （哭）嗚嗚……我好命苦！我父親送你唸書，成就你你……

毛 （低聲）他媽的，妳要是再鬧下去，（高聲）就別怪我對妳不起！

太 你，你敢情要跟她結婚，是不是？

毛 （故意嚇她）嗯，說不定我就要離開這地方！

太 （嚇慘了）那，那怎麼成？兩個可憐的孩子，我的天……………
（哭）

毛 （怕人看到，又急又窘，欲走）哎……………

太 怎麼說也不成！（拉毛）我們，我們得照個像去。

毛 妳這付尊容，還要照像？

太 嗯，照了像，以後你就別想頓了。

（汪海明上，拿着那張表）

毛 （無可耐何，驅她走）好好好，走罷。（同下）

（毛太太在外面忽然一叫，大概是毛先生生氣捏了她）

汪 （感慨系之）世界上的事情，是無奇不有。（向外）老吳！

（老吳上）

汪 請你把這張表送給肖經理。（老吳接表下）

（朱家惠與于燕芳上）

朱 （邊走邊談）燕芳，聽我的話：別悲觀，勇敢地生活下去！

汪 （發現她臉上還有淚痕）怎麼，她——

朱 一個人老呆在外邊那株洋槐樹底下哭，問她爲什麼，又不肯說。
我想她準是受了父親的委屈。我勸她離開這里，到春江女師去唸書。因爲我有位叔父在那兒教書，他可以照料；可是、她怎麼也不肯接受我的幫助。

汪 燕芳，妳應當聽話呵，妳何必呆在這兒受這種苦？

燕 可是我是一個不值得幫助的人呵。

朱 妳別這麼想。（說做就做）我找一位朋友拿錢去。妳趕快去準備，今天晚上就離開這兒。（不管別人同意不同意，就匆匆地走了）

燕 汪先生，你相信男女之間，會有真正的愛情嗎？

汪 有。怎麼沒有？妳能夠真正的愛人，別人就會真正的愛妳。

燕 但也有許多是另外的呵。

汪 那只是少數的偶然。至少，我相信家惠對妳的感情，是真實的、純潔的。

燕 不過我的情形，他并不明白呵。以後等他明白的時候，他不會後悔？

汪 不會的。

燕 不，我決不願蒙混真正愛我的人；所以我想從頭至尾告訴他。

汪 當着他直面？

燕 嗯，我寧願他現在打我，罵我，恨我，輕視我，却不願他以後悔恨痛苦。

汪 我看這不大妥當。等會兒我替妳向他說個明白罷。

燕 也好。反正，我的情形，你是知道的。你一點也不用隱瞞，全都告訴他；尤其是跟我哥哥的事……………

汪 這我明白，妳趕快去準備罷。

燕 我這就去。

汪 放鎮靜些，千萬別叫人看出形跡來。

燕 （茫亂）是的。……………可是，究竟在哪兒碰頭？

汪 哎，這孩子毛手毛腳，就沒交代個清楚！我看，等會還是到這兒來罷；不過，妳要特別小心就是。

燕 好罷。（下）

（汪思索一會，正要出去，毛富發上。）

毛 （滿肚委屈）他媽的，好好的一個機會，又被她這這冤大頭給鬧了！

汪 什麼好機會？

毛 剛才老肖密司胡叫我一追聽音樂去的！

汪 唔。剛才那是你太太？

毛 小聲點兒。除了你，不能讓第二個人知道。

汪 怎麼回事？

毛 他媽的，兩個月以前，不知發了什麼瘋，從家鄉找到這兒來了！

汪 來了不更好，樂敘天倫？

毛 什麼好！你想一個人有了她這種活寶貝，不是倒天下之大霉？

汪 你們是怎麼認識的？

毛 什麼認識也沒有。他父親眼看着寶貝女兒不得脫貨，就想法子來籠絡我。

汪 唔？

毛 他拿錢給我上學，以後就把他這位寶貝，活活的「栽」給我。

汪 就沒徵求過你的同意？

毛 什麼同意！當時，我是却之不恭，受之傷腦筋，就這麼將將就就的鑄成了終身的悲劇。

汪 我看你以後還只有將就。

毛 我可怎麼也將就不下去了。這種娘兒們，你就沒見過那種整扭勁兒！

汪 持家總是好的罷？

毛 哼，除了懷疑，糾纏，胡鬧，她可什麼都不會！

汪 這些自然可以想法子糾正的。

毛 我什麼方法都使盡了，可全是白廢！她不懂什麼叫愛情，什麼叫溫有體貼，她簡直狗屁不值！

汪 噫，天下哪有那麼美滿的事呵，還是忍耐着罷。我們都是在半封建社會掙扎的人，本身就够可憐的了，怎麼還忍心去踐踏那些更可憐的人呵。

毛 這些個理論，我未嘗不知道；不過，我底江先生！在現在，道德主義者，是絕對解決不了問題的。

汪 那末，你又準備怎麼辦？

毛 明天，就把她送到鄉下去！

汪 你還想另起鍋爐，成立偽組織？

毛 現在我可顧不了那許多。你知道沒有愛情的生活，是多麼難受。

（于冠山上）

于 你原來躲在這兒！（追打）

毛 （逃躲不及）小子，算我不對。

于 哼！除非跟爺爺磕三個響頭差不多。

汪 你們到底怎麼回事？

毛 我跟你說……………

于 （拉毛胸襟一推）還說！趕快跟爺爺磕頭！

汪 小子，算了罷，你們都是好朋友。

于 什麼好朋友，他是我的情敵！

（毛乘隙脫逃，于追出。汪無耐地笑了笑）

（朱家惠上）

朱 八點鐘的火車快到了！燕芳呢？

汪 等會就來的，現在我想問你幾句話。

朱 你盡管說。

汪 對於燕芳，你還有什麼疑問嗎？

朱 沒有。

汪 對於你的愛情，是不是能夠始終無間，永遠不變？

朱 只要她忠心，我總不會變的。

汪 這就好。

朱 （疑異）怎麼，你忽然問起這洞來了？

汪 因為她是一個真實的孩子，吃了太多的苦，不能再受打擊了。

朱 除了她的仇敵，我想沒有誰會給她打擊的。

（于燕芳上，提口小皮箱）

朱（興奮）燕芳，什麼都給妳預備好了（交信）這是給妳的介紹信，（給錢）這是妳的生活費。八點鐘的夜快車就要到了。（替她拿皮箱）

燕（愧疚交加）謝謝你。（向汪）汪先生，你………？

汪 關於妳的情形，他全都明白了。

燕（信以為真），你真的全明白了？

朱 是的，就因為我明白妳，我懂得妳，我才更愛妳。

汪（機警地）你們注意我的聲音，我到外面打招徠去。（下）

燕 你不恨我，輕視我？

朱 不，我只有永遠的愛妳。

燕（大為感動）哦！（相互擁抱）

朱（顫聲）燕芳，我覺得我能够愛妳，是我最大的光榮。

燕 也是我最大的幸福。

朱 好，走罷。過兩天我來看妳。（默默的攜手往外走去。）

（門外燈光轉綠色）

朱 瞧！眼前就是美麗的春天！

燕 「春天是我們的」。

朱 是的。（燕同語）「春天是我們的」。

（汪假咳聲）

胡聲 難道就沒有別人的份兒？

（胡容美上。朱，燕驚呆）

胡 呵——原來如此。你們怎麼不早通知我，好給你們送行？

（朱，燕不知所措。）

——幕急落

第 二 幕

第 一 場

同前景。

新來的女職員——柳鶯坐着在看報，青兒蹦蹦跳跳着走上來。

青 媽！我要買個小汽車。

柳 （眉毛一跳）誰要你這麼叫的？

青 （被潑了盆冷水似的）媽，妳要我叫妳——

柳 （教訓地）又是媽！叫我姑姑！

青 （不習慣）姑姑。媽，以後我都叫妳做姑姑，是不是？

柳 （不耐）是的，笨東西！不知教過你多少遍了！（青兒受了委屈，要哭了）

柳 （覺得不該，連忙撫慰着他）青兒，別哭，以後要乖乖的聽話。
（肖經理上）

肖 唔，柳小姐！

柳 （起身招呼）肖先生。（都坐下）

肖 今天都沒有出去？

柳 沒有。

肖 這兒的生活，還過得慣罷？

柳 謝謝你，還好。

肖 本來，總經理一再交代，不增加女職員；不過，因為柳小姐處境特殊，經我再三要求……

柳 （笑容可掬）這完全是肖經理鼎力幫忙。

肖 其實，也算不了什麼。（抽煙）令兄還沒有消息嗎？

柳 （皺眉）沒有。丟下青兒這孩子，簡直弄得我沒有辦法！你看我那

里帶得慣孩子？

肖 是呵，柳小姐本身都還是個孩子呢。（柳微羞）我看最好把他送到幼稚園去，就方便得多了。

青 （插嘴）姑姑！我要買個小汽車，菲菲他們都有。

柳 哎，我就看什麼要什麼！

青 嗯，不買我，我真會哭的啦。（要哭）

肖 （拉攏他）柳青，別哭，等會我跟你買去。

青 （很容易就沾上了）嗯，姑姑壞。

柳 （忍不住要笑）瞧你這孩子！別弄壞肖伯伯底衣服。

肖 不會，你幾歲了？

青 （不敢說）

柳 （示意）好好的說：五歲了。

青 （背書一般）五歲了。

肖 爸爸媽媽呢？

柳 （提示他）說！在桂林……

青 在桂林逃難，衝散了。嗯，那回我還丟了個小皮球呢！

肖 多聰明！（瞧了他一會）柳小姐，你相信不相信？他很有點兒像妳。

柳 （微促）你覺得很奇怪嗎，侄子像姑姑？

肖 不是奇怪，我是羨慕你們全都這麼聰明。

柳 （放心了）那就承你過獎了。

肖 真的，柳小姐，我一看到孩子，就有無限的感慨。

柳 這不過是大人們的累贅，有什麼好呵。

肖 不，人一到中年就有這個感覺了，現在我不但沒有孩子，連太太都還不知道在那兒呢。

柳 肖兒，出去玩去。

肖 也好，等會我準跟你買個小汽車。

青 要個藍色的。

肖 好，就藍色的。

（青兒下）

柳 你跟胡小姐的感情，不是挺好？

肖 不，現在情形有了變化：這一向她跟朱家惠已經打的火熱了。

柳 也許是你疑心太甚的關係罷。我看他們的年齡思想根本不相稱。

肖 所以容美怪就怪在這裏：你要是認真去追求她，她却要擺擺架子；你要是跟她疏遠，她又耍死纏着你。若即若離，似愛非愛，永遠叫人摸不着頭腦。

柳 大部份的女孩子，恐怕都是這樣：爲了選擇適當的對象，不輕易接受別人的愛，也不認真拒絕別人的愛。

肖 （取笑）到底是經驗之談，柳小姐。

柳 （覺得失言，微羞）這是我勸你繼續努力的意思。

（胡容美挾着皮包由正門上，一看這情景，不免有些醋意）

胡 （不知對誰）星期天，這兒倒怪清靜的。

柳 （大方起迎）胡小姐。

胡 （不看她）唔，是嗎？

肖 （與柳故示親熱，氣胡）呵，柳小姐，昨天那封信……………？

柳 （表示疏遠）看到了。

胡 （停住）怪道哪，天天在一塊兒的，還要寫信！

柳 不，（肖向柳使眼色）那是一位女同學寫來的，我可以拿來給妳看。

胡 那何必呢，反正我又不是郵件檢查員。（敲左門）家惠！（無反應）不在？（轉身）好，你們繼續談罷。（由右下）

柳 肖先生！

肖 怎麼？

柳 以後請你別這樣。你知道一個人到一個新環境，是相當困難的。

肖 不要緊，那是我故意「激」她的。

柳 可是這種方式，常常會得到相反的結果。最好還是正面用感情去感動她罷。

肖 那妳得幫我的忙呵？

柳 只要做得到，我一定盡力就是。哎，青兒又溜到哪兒去了？（藉此想走）

肖 真的，我還要替他買小汽車呢。不順便出去溜溜？

柳 不，小孩子不要「慣」了。（由正門遁下）

（肖抽煙片刻。胡容美上。準備一直走出去，不理肖）

肖 （故示瀟灑）容美，我又準備向你投降了。

胡 放心，沒人稀罕你！（往外走去，適逢——）

（毛富發、于冠山上，于衣冠不整，睡意惺惺，坐下抽煙）

（胡下）

毛 （觀察一番，幽幽地）最近的「國際形勢」好像有點兒變化似的？

肖 嗯，現在怕是改變戰略了。

于 把朱家惠撤了，不就結了？

肖 哎，你哪曉得我們的內情呵。（毛示意叫他別說穿，肖便——）
事情不是那麼簡單。

毛 不過，我看他們也不會弄得好就是了。

肖 你們兩就老是隔岸觀火，一點兒不幫忙！

毛 你這話，就未免冤枉。天地良心，我實在替你說了不少好話。

于 （起身，趨近）我也總算對得起你：我已經遵照協定：停止進攻；可是，你答應給我介紹的小姐呢？

肖 你這不是瞎說？從昨天起，就沒親着你的面，你舅嗎去了？

于 搓了半天牌，跳了幾場舞，晚上，就…………現在總還不返罷？

毛 喂，你要他介紹的究竟是哪一位？

于 （鄙夷地）你管他是哪一位？（半嚮）姓柳！

毛 （向肖）怎麼？

于 （向肖）怎麼？

肖 哎，你們怎麼這樣孩子氣！介紹給誰，就是誰的？還得看各人努力呀。

毛 （向于）對不起，柳小姐我早就認識了。

于 瞎扯淡！（威嚇地）你要是跟我存心磨豆腐，告訴你；我真會叫父親揪你差！

毛 呵喲，這可把我唬住啦。

于 信不信由你！

毛 （幽幽地）最近好像有個人爲了妹妹逃走的事，還挨過一頓飽揍？

于 （詞窮）別人的家私事，你可得少管些！我跟我父親是常常扭在一塊兒鬧着玩的。

毛 （大笑）哈哈！鬧着玩的。瞧你臉上的傷痕！

肖 真的，小子，你妹妹到底是到哪兒去了？

于 誰知道！（半響）明明是我父親逼走的，他却頂着我要人！你們看豈有此理不？

肖 你準備怎麼辦？

于 怎麼辦？逼慌了（一面表演）我就去拔河！

毛 （一把拉住）別鬧，這可不是玩兒的。

于 說真的，我父親就怕我這一手。昨天我只一夜不回來，他就着了慌。

肖 （看錶）好好，閒話少說，你不是要見柳小姐？

于 當然要見。

肖 洗洗臉，換換衣服再來罷。

于 怎麼，還要像初見禮那麼慎重其事？

肖 像你這付勁兒，還想哪位小姐會親近你？

于 （自顧形骸）好好好，我這就去。（走了兩步，又回身）喂，介紹的時候，別忘了跟我吹一番呵？

肖 那自然，哪個不曉得你有錢有勢。

于 不，我是說關於我的性情囉，學問囉，人格囉。

肖 這個，我還不大清楚，你最好先跟我說一遍。

于 你就說他——自然是我罷——你說他性情溫和，學問淵博，人格高尚，對女朋友簡直是體貼入微，無微不至。（毛、肖大笑）

肖 好好，我照你這樣說就是了。

于 那麼回頭見！（一彈，出去了）

毛 你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——關於蜜司柳？

肖 你這個人真是少見識！你想哪位小姐會愛上他？

毛 那也說不定呵，有人幫忙的話。

肖 別瞎抄心了，咱們來談談正經事。（機警地四面瞧瞧，小聲）該預備的東西，預備了沒有？

毛 差不多了。關於昨天晚上運走的貨——

肖 這你不用抄心，麻煩的是朱家惠！

毛 （焦慮地）是呀。還沒有答覆？

肖 沒有，我看這小子如果硬不答應的話（耳語）

毛 （自語）事情總是相當危險。

肖 我看也沒有什麼，倉庫隔壁，就是益新桐油公司底廚房——

機聲 再淘氣，姑姑不喜歡。進來！（柳燕拉青兒上，青兒堵着嘴）

肖 （忙改話頭）「瓊宮綺夢」這部片子，我看倒不怎麼好。

毛 不見得。(迎柳)呵，蜜司柳。

柳 沒有打擾你們罷？

毛 哪兒的話。

毛 怎麼啦。柳青？

柳 這孩子真淘氣：看到人家一隻小飛機，他也要！

毛 (抱青兒)別急，等會我跟你買個就是。

青 嗯，你們全是騙人的。剛才肖伯伯答應我買小汽車的，也沒有買。

。

柳 (半嗔半喜)瞧你這張油嘴！

毛 你別聽肖伯伯的，他騙你，我不會騙你。

(于冠山上。換了套西裝，但頭髮仍亂)

肖 呵，我給你們介紹罷：柳小姐，于先生——總經理底少爺。

于 久仰了。(伸手，柳敬而遠之，于向肖使眼色)

肖 于先生人格學問(嚙嚙地)都挺什麼的。

于 (深深一鞠躬)以後請多指教。

柳 太客氣了。(設法避開)青兒，下來，一身髒死了！

毛 不要緊，柳小姐，咱們看話劇去罷？

于 (搶前)不，最好還是跳舞。柳小姐，妳認為——

柳 (推謝)謝謝兩位，等會我還要上旅館有點兒事。

于 柳小姐還在報館兼了差？

柳 沒有，我是去登個廣告。

毛 登廣告？

柳 是的，找我哥哥把這孩子領回去。

毛 對，帶着孩子是不方便。

于 柳小姐，登廣告，我可以效勞。新報、民報、時事報的廣告主任我全熟。

毛 別吹了，你知道時事報的廣告主任姓什麼？
于 姓什麼？不姓劉？
毛 （笑了）活見鬼，廣告課前世都沒一個姓劉的。
于 （微窘）你別管，反正我總有熟人就是了。
毛 柳小姐，我看還是交給我辦，等會請你把啓事的大意抄給我。
柳 這，這怎麼行？
于 沒關係，我跟你整個包一版，長期登。（毛還要爭）
肖 哎，別爭了罷，該幹什麼就幹什麼，等會還有事呢。
毛 對，看戲去，（拖青兒走）
于 不，跳舞去（邀柳）
（柳左右爲難，穹於應付）
（朱家惠上，心事仍重）
肖 我看還是去看場電影罷，時間不長，而又不大費精神。
毛 好，我「擁你的護」！
于 走，我做東！
（毛于偕柳外出）
肖 （見朱）怎麼這老半天都沒看到你？
朱 到外邊散步去了。
肖 事情攷慮好了沒有？
朱 還沒有。
肖 可是，時間很緊迫，四點半鐘在彩虹樓等你最後的答覆。
（許靜芝上）
朱 ……………（猶疑不決）
柳聲 肖先生，怎麼還不來呀！
肖 來了，（向朱）我希望你好好的想一想，這關係你整個的前途。
（下）

許 什麼事，朱先生？

朱 （微促）一，一點兒小事。

許 別瞞我，我早知道了。

朱 （一驚）怎麼，你早知道了？

許 嗯，這類事情，還能瞞得過我？

朱 你看有冇有危險？

許 那有什麼危險？戀愛自由，還不是憑各人的本事。

朱 （才放心）呵，……………你覺得容美這個人——

許 還好，就是……………唔，你們倒底那天請我吃喜酒呵？

朱 現在更本還談不到。

許 要麼，就趕快。告訴你；有花堪折子須折，人到中年萬事休。
（感慨系之）唉，反正現在跟你講，你也不懂。

朱 不，我早就懂了。

許 懂了就好。汪先生大概什麼時候回？

朱 恐怕還得上十天。

許 總去了二十來天罷？

朱 不，才半個月。

許 他這個人也怪可憐的：他那麼個天真活潑的孩子，就那麼活活的「拖」死了。

朱 沒有母親的孩子，是不會帶得好的。

許 我早說他該娶個太太的。小的才三歲，送到外婆家也不會弄得好。

朱 嗯，（別有心事）你沒看到密司胡？
（胡容美上）

許 密司胡？（見胡）不在這兒？胡小姐，朱先生現在一刻都離不開你呢。

胡 別打趣了，你還不是成天在盼望你宓汪先生？
許 算了算了，都不說，你們談，（由右下）
胡 找了你半天！
朱 我也想跟你談談。
胡 現在對於燕芳還有什麼留戀嗎？
朱 沒有。（猶有餘恨）想不到那麼一個女孩子，還隱藏着那麼多的醜惡！
胡 （反激）其實；這也沒什麼稀奇：愛大少爺當然比愛老頭兒有出息。
朱 別說風涼話了。當我那樣愛着她的時候，她還不坦白的告訴我！
胡 要不是我供給你情報，你怕一直還蒙在鼓裏頭呢。
朱 真聰明！什麼事情，都瞞不過你。
胡 （撒嬌）所以你以後就別想瞞着我幹壞事兒。
朱 （渾身舒服）不過……………
胡 怎麼樣？
朱 她的行動，妳怎麼也得替她保守秘密，她壞事壞，實在也怪可憐。
胡 好一派慈善家！
朱 難道你不願意？
胡 只要你不背叛我，我自然不背叛你。
朱 你真好，容美！
胡 （親熱地）你現在是不是真的愛我了？
朱 我現在不能不承認：我已經做了你真正的俘虜，容美，我們結婚罷！
胡 你能遵守我特定的「社會秩序」？
朱 能够。

胡 什麼都考慮好了？

朱 再也用不着考慮了。

胡 你真幼稚得可愛：家惠。

朱 (意外)怎麼？

胡 你想肖經理會讓我們痛痛快快的在這兒結婚？

朱 另外選個地方也可以的呵。

胡 再說，我們用什麼來維持婚後的生活？你家裏又不通信！

朱 婚後，我們還是照樣做事情，毫無間歇的，我們一定會生活得很幸福。你知道，現代青年的愛情，應該是前進的，創造的，貢獻的，而不是小我的享受，更不是生活鬥爭的停頓！

胡 (笑了)說的倒漂亮。可是你以為我能做一輩子的職業婦女？

朱 那末，把結婚當做你的終身職業？

胡 也可以這麼說。

朱 這是十八世紀的思想！

胡 無論在什麼世紀，你不能否認：結婚關係一個女子的終身幸福；所以我的「女性中心主義」，離不開獨立的經濟基礎。

朱 而你的思想，跟你的「主義」，是一種滑稽的諷刺：你把結婚當做職業，結果你還是要做男子的附屬品。

胡 我不懂你的話。

朱 那末，你究竟愛不愛我呢？

胡 (誠摯地)我可以向天發誓，在我所交際過的男子當中，你是我最愛的一個。

朱 為什麼不答應跟我結婚？

胡 只要我們有了相當的經濟基礎，隨時都可以。

朱 (興奮)真的嗎？

胡 我從來不欺騙我最愛的人。

朱 那末好，我們頂多一個禮拜就可以結婚了。

胡 爲什麼？

朱 我準備爲你冒一次險，馬上就有一筆驚人的收入。

胡 冒什麼險？

朱 你別管，將來你自然會知道。

胡 不，你不說明白，我不許你！

朱 其實，你放心，在我根本沒什麼危險。只要我答應一句話，並不需要我動手。

胡 說話的人，比動手的人，危險還大。

朱 不，我還是出於被動，我沒有責任。

胡 我一定要你說明白。

朱 那末，我可以這樣告訴你：在一個偶然的地方，我聽到有兩個人，在商量一件重大的謀財計劃，於是，他們不得已要我參加。

胡 你答應了？

朱 沒有，我堅決的拒絕了。之後，他們要給我一筆巨款，只要我答應給他們保守秘密。

胡 你要回答他們的，就是這個？

朱 嗯，所以說，我不負任何責任。

胡 那末，我祇你勝利。

朱 我們愛隨的勝利！
（朱欣然揮手下）
（燈光轉暗）

第 二 場

（燈光復明）
（胡容美偕朱家惠上。朱精神失常，胡情思恍惚，兩人顯已陷入

矛盾中)

胡 瞧你！這幾天，變得那麼可笑！

朱 (一下頓在沙發上) 不能談！不能談！(捧頭，埋下)

胡 (伴坐，沉默一會) 其實，事情已經風平浪靜的過去了。

朱 但是，這種平靜，我總疑心是暴風前的預兆。

胡 這是你神經過敏。在行動上，你沒有什麼責任。

朱 妳知道，我得了他們底錢，在良心上，我有嚴重的責任。
這種責任，使我成天的悔恨，不安。

胡 在這個世界，只有傻子才講良心。你為什麼那樣退不開？

朱 妳沒有到起火的地方去看過：那家桐油公司，一點罪沒有，却憑空給燒了大半節！現在保險公司，還在找他們老板算賬。

胡 他們算他們的賬。管他的！

朱 但在良心上，難道——

胡 又是良心！良心值幾個錢一斤？老肖他們那沒把它放在心上，你倒這麼神經過敏！你要再這樣，我就離開你！（起身）

朱 (起身拉住胡) 不不不，妳不能這樣忍心，容美！救救我，我們一塊兒逃走。

胡 (覺得奇怪) 逃走？

朱 是的，我只有離開這個罪惡的地方，去做一點真正有益於國家民族的工作，我的心靈，才能得到解放。

胡 ……………？

朱 容美，不要猶疑了。我為妳付出了這麼大的犧牲，難道妳就一點不為我着想？

胡 (裝做很為難的樣子，低頭不語)

朱 我願意誠誠實實的生活在你的「社會」。我的四百萬元，全交給妳支配。

胡 ………

朱 容美，拾起紙來，望着我。）胡抬頭不敢正視朱，內心似有歉疚
）給我一個滿意的答覆。

胡 ………

朱 妳要是不答應……實在不能想像！

胡 （側過頭去）你叫我怎麼好答覆你呀！

朱 （一驚）怎麼？

胡 （裝得很誠懇地）家惠，別逼我。

朱 （啞然無語）

胡 我是愛你的；可是，別逼我。

朱 ………

胡 私奔，不是兒戲的行爲，我們得從長考慮。

朱 ………

胡 我必須考慮：我們結了婚，我能不能給你幸福，你能不能使我快樂。

朱 （像觸了電一樣，跌在沙發上）

胡 別這樣，別這樣，家惠。

朱 ………

胡 你太年輕，太激動，你應該顧慮你的身體，珍重你的前途。

朱 ………

胡 （扶朱起立）進去躺一會罷，我總會給你一個答覆的。（朱失神地被胡扶由左門下）

（肖經理，毛富發上。新衣服，新精神）

毛 想不到事情倒還這樣順利。（兩人抽煙）

肖 我早說，問題很簡單。

毛 不過保險公司跟那家桐油公司，還有一陣「扯」呵。

肖（輕淡地）就讓他們去「扯」罷。（兩人瀟灑地坐下，抽煙）
就是朱家惠這神經病，有點傷我腦筋！

毛 怎麼？

肖 成天就那麼瘋瘋顛顛的！

毛 這小子簡單就沒見過風浪！

肖（低聲）不是咱們狼心，老毛，（耳語）

毛（點頭）嗯，萬一給他傳出去了，是有點兒不好辦。

肖 而且，他在這兒一天，我就沒法子得到胡容美。

毛 這是你婚姻的最大關鍵。

肖 我想了許久，除了這，沒有旁的辦法。

毛 那你就去計劃計劃罷。你看密司柳，我有不有一點兒把握？

肖 拿于冠山來比，你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把握。

毛 可是，剩着這百分之二十的距離，就有點兒傷腦筋了。

肖 怎麼呢？

毛 她老是也許也許的，不給一個肯定的答覆，永遠叫人摸不着頭腦。

肖 你這又是外行囉。小姐們可不比外交家：外交家嘴裏的「是」字，就是「也許」；而小姐們嘴裏的「也許」呢，就是「是」；如果她肯定的說個「是」字，那就不成其為小姐了。

毛（有所悟）有道理。照你這樣說，她準是愛了我！

肖 那還有問題？至於容美，據你看——

毛 照最近的派變，你的前途，很可以樂觀。

肖 何以呢？

毛 我看她現在矛盾極了：一方面愛朱家惠的年青健康；一方面却又愛你的金錢地位，兩者不可得兼，所以她兩方面都不敢答應。

肖 那末最後的勝利究竟是誰的？

毛 當然是你的。不過……

肖 不過什麼？

毛 她所謂經濟自主的條件，你能够答應嗎？

肖 噫，小姐們的條件，就是那麼回事：只要你跟她有了感情，她什麼都無所謂了。

毛 （拍拍他肩膀）那你就再加油囉！（笑）

（柳鶯由右門上，端一面盆，擬去打水）

毛 （恭迎）柳小姐，怎麼不叫工役打？

柳 噫，叫他們還不如自己來得爽快。

毛 怎麼，工友們這樣沒規矩？（向外）喂，來人啦！（接盆）

毛 （老吳上）去打盆熱水來！（老吳打量了他們一下，不高興地接盆子下）這種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啦，你就不能同他客氣。你愈客氣，他就愈神氣。

肖 不過，老毛。

毛 （悟）對不起，這是你的人。

肖 不，我是說，一個人總有一個人的用處。

（胡容美上，仍陷在矛盾中）

肖 容美。

胡 （頗有愧意，低頭走過）我不大舒服，你讓我靜一會（由右門下）

毛 趕快加油！

（肖反射似的追了進去）

柳 我看你們簡直是狼狽爲奸。

毛 哪里呵。柳，柳小姐……

柳 我看你又要說什麼傻話了。

毛 決不是傻話，柳小姐，我真要爲你發瘋了。

柳 我可不相信一個人這麼容易發瘋，我們認識才十來天。

毛 不，當我一天見到你的時候，差不多就不能自主。

柳 （覺得好笑）是嗎？

毛 你是那麼美，那麼聰明，你的一言一瞥，都是不可抗拒的力量。

柳 這些傻話，是從哪本小說裏面學來的？

毛 不是。這一向我的確為你寢食不安，神魂顛倒。我怎麼也緘默不下去了，柳小姐！

柳 你要怎麼樣？

毛 給我一句話：你究竟愛不愛我？

柳 也許愛，也許不愛。

（老吳喘水上）

毛 （衝動地拉柳手）那末，妳是愛我了！

柳 別……！（踉蹌後退，碰着了後面的盆子）

吳 水！（進退兩難）

毛 水！……水來了，怎麼不早說？

吳 我，我剛一進來……

柳 （接盆，一試）怎麼又是冷的？

吳 找了半天，也找不到熱水。

毛 飯桶！待我去！（接盆往外走，在隔門口與于冠山碰了個滿懷。）

毛 瞎了眼？

于 我怕你失了魂呢！

（毛下。老吳打量了一下，知趣地下去了）

于 柳小姐，令兄還沒有消息？

柳 沒有。

于 明天再多登一個報。（掏出一份報）瞧，新報已經登了十天了！

柳 謝謝你。

于 哪里，這是應該的。（鬼崇地）柳小姐，妳可別上老毛的當呵。
他到處亂來，聽說已經娶過好幾位太太了。

柳 這與我有什麼關係？

于 關係當然沒有；不過，我是順便提醒你的。

柳 他也這樣提醒過我：叫我別上你的當，我看你們兩根本沒存好心眼兒！

于 不，我可以向天發誓，我對你可是一片真心。

柳 心是長在你身上，我自然沒法子知道。

于 柳小姐，你要不相信，我真願意剖肝給你看。

柳 那你就剖開給我看罷。

于 （爲難了）柳小姐，這，這……

柳 這就可見你沒有誠心。

于 （無法表示），我，我，柳小姐，（跪下）如果我有一絲虛偽，馬上遭天雷劈死。

柳 （怕人看到又急又好笑）瞧你那付傻樣子！還不快起來！

于 你不相信我，我就在這兒跪一輩子。

柳 （無法）喂……好罷，就算我相信了。

于 （起立，眉開眼笑）有眼光，柳小姐，你真是空前的偉大！

柳 我就不愛聽這些傻話！

于 好，我就不說了。明天本行兩週在年紀念要放假，咱們到春江公園痛痛快快玩一天，好不好？

柳 （只想脫身）好，你回去養養神罷，不然明天沒精神玩。

于 不，我的精神，是「永垂不朽」，愈用愈強，沒關係。

柳 硬要胡纏，我明天就不去了！

（毛富發端水上）

于 好好好，我就聽命。（往外走，見老毛進來，又不想走了）

毛 廚房裏真還沒有熱水，這是我自己燒的。

柳 謝謝了，（伸手接盆）

毛 我跟你送進去罷。

柳 不用了，等會弄醒了青兒。（接盆）

毛 那末，我就在這兒……？

柳 幹嗎？明天要遊公園，大家都得早點兒休息。（下）

毛 （用膀子撞他一下）你在這兒幹嗎？

于 （同樣撞他）你在這兒幹嗎？

毛 我有我的事！

于 我也有我的事！（僵持一會）要不然，大家都走！

毛 你管我走不走！（坐）

于 那你也別管我走不走！（坐）

（汪海明，許靜芝上。許替汪提著個大皮袋，百般慫恿）

許 快進來休息罷，累壞了！喂，旅行真苦呵。

于 （起身）呵，老汪，你回來了。

毛 （起身）你好罷？

汪 好，好。

許 有什麼好，瘦的這樣！

毛 那你就趕快慰勞慰勞罷。

許 （又羞又喜）又打趣了！（擱下皮袋）弄水洗臉罷。（向外）老吳，老吳！（沒回響）哎，死人！

汪 （大有心事）別忙，家惠呢？

許 大概在那邊，我去看看，（由左門下）

汪 兩位好罷（疲乏地坐下）不坐坐？

毛 不坐了。（向于）你怎麼樣？

于 你怎麼樣？

毛 我走！

于 那我也走。

毛 無賴貨！（下）

（于隨下。朱家惠上）

朱 呵，老汪。

汪 （見狀喫驚）你怎麼回事，變得這個樣子？

朱 不能談！我實在笑得可笑，可笑極了！

（許靜芝拿面盆上）

許 這些工友，簡直就是老爺！

汪 你別勞神，等會我自己去。（向朱）你說究竟怎麼樣？我在春江聽到你們的變化，我實在莫明其妙。

朱 你已經知道了？

許 （不識時務）告訴你，他跟胡小姐快有喜酒喝啦！

汪 （止許，向朱）你說你的。（許由正門下）

朱 自從容美發現我跟燕芳的情形之後，她就全力向我進攻……

汪 （很氣）於是，你就被她迷住了！

朱 當時，一方面因為對燕芳的信仰，發生了動搖……

汪 為什麼會動搖？

朱 你不知道那孩子居然還隱藏着那麼多的醜惡！她跟于冠山……而又不告訴我？

汪 呵，就是爲了這個？虧你還是個前進青年！

朱 她總應該告訴我的；當我那樣愛着她的時候。

汪 那末，你把你以前戀愛的事情告訴過她嗎？

朱 （無詞以對）

汪 我跟你說罷；她當時因為愛你太甚，不願濫混你，決心要向你說明，後來被我阻止了。我答應把她的情形轉告你。

朱 你並沒有跟我說。

汪 你知道我為什麼不跟你說嗎？當時，我因為怕你心裏想不開，而影響你們的愛情，所以只隱隱約約說了幾句。後來，燕芳進來還問到我的，你說你對她完全明瞭。這你就忘了？

朱（坐下，搖頭，悔恨）是的，她還問過我是不是恨她，輕視她的。

汪 再說，貞淑只要求在女人一方面是公平的嗎？

朱（猛抬頭）不公平，不公平！老汪，你痛痛快快的罵我一頓罷。我是多麼愚蠢，多麼卑微！

汪 你不是快跟胡小姐結婚了？

朱 沒有！我完全是被她虛偽的愛情，蒙住了眼。我為她冒了最大的險，受了不名譽的犧牲，可是現在她並沒有愛我！

汪 即使她愛了你，跟你結了婚，你們會幸福嗎？她年齡比你大四五歲，性情思想，根本就兩樣，

朱 這些我全都明白了。現在我只有悔恨與痛苦！（捫頭）

汪 我早就警告過你的呀。

朱 現在我想辭職不幹了。

汪 到哪兒去？

朱 前天接到父親的來信，叫我到南洋一個著名的大學去研究航空工程，所以我準備回去，一方面做些護僑運動的工作。

汪 事情就這樣了結了？

朱 在這里，你不知道我已經是一個不可救藥的人了！

汪 怎麼說，事情也得有個解決。你知道燕芳在那里是多麼難受？她滿希望你去看看她，給她一些鼓勵的信；可是最後却得到你這麼一個「通牒」！（給朱一信）

朱（唸信）「燕芳小姐；現在我才發現妳的愛情是那麼回事，妳的身世是那樣高貴，妳的羅曼斯，是那樣美麗！謝謝妳罷！朱家惠上！」

這是誰寫的？

汪 難道……？

朱 這一定是胡容美這傢伙！我非跟她算賬不可！（欲走）

汪 別忙。你跟她衝突愈烈，阻力愈大。你現在對她只有容忍，對燕芳，可只有懺悔。

朱 對，只要她再能相信我，我願意跪在她面前，向她懺悔！（恨不得馬上跑去）

（許靜芝端水上）

許 真該死！廚房里就沒有熱水；幸而火還沒有熄。

汪 麻煩妳了（從皮袋內取手巾洗臉）在火車上就沒有好好的洗過臉。

許 那可不。你要是惹我的，就不會受這洋罪了。孩子，我可以幫你照拂的。

汪 那怎麼成？送回去到底省事些。

許 我是說，假如……

汪 一道出去消夜去罷，我還沒有吃東西呢。

許 瞧！我正要跟你說的！讓我把東西送進去一道走罷。（攜皮袋下）

汪 家惠，當面跟你說的話，應驗了沒有？

朱 全是對的。（許上）

許 走罷。（三人同往外走）

朱 我慢慢向你解釋罷：人是屬於一種矛盾的動物……（同下）

（肖挽胡臂上。胡仍在矛盾中。）

肖 （一路說）兩年來，我對妳的真情，妳總該明白。

胡 （呆坐不語，肖伴坐）

肖 你跟家惠相愛，我並不反對；不過，你應該顧慮你將來的幸福；他的學能，金錢，地位能使你滿足嗎？

胡 ……



肖 你縱然不爲我着想，難道也不爲自己着想？

胡 ……

肖 現在妳的年齡能允許妳再走錯路嗎？

胡 這我都知道；不過……

肖 （感情地）別猶豫了，容美，咱們定個日子結婚。

胡 ……

肖 那時候，我所有的一切，全是妳的了。我們到巴黎瑞士去蜜月旅行，妳可以隨心所欲，買盡妳所喜歡的東西，然後回來住在最漂亮的洋房里，恬靜的做妳的主人。容美。（握胡手）妳說這該是多麼幸福的生活？

胡 （似有所動，別說了！）

肖 不，人總應該有幸福的；不幸福的人，是他的不懂得偉大的愛，（掏出一枚鑽戒）戴上罷（給她戴）

胡 （激動地緊握對方的手）雨林，你能够保證你自己說過的話嗎？

肖 當然能够。妳回想一下：兩年來，我在哪些地方欺騙過妳？別想的太多了，能够把握現實的人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。（指鑽戒）瞧罷，多麼耀眼兒！胡微笑，肖吻其手，適逢朱家惠上。胡立將鑽戒取下。丟在沙法上，避在一邊。矛盾苦惱。肖拾起鑽戒，難堪的沉寂。）

朱 （平靜中隱深藏着湛的沉痛）戴上罷，容美，沒有人會真難妳的。

胡 （自語）這怎麼說呀！……（低頭）

朱 肖經理，對不起，這四百萬元支票，我請你收回去。（交支票）

肖 （大出意外）爲什麼？

朱 因爲我受不了良心的責罰。請你拿着罷。

肖 （接支票）家惠，你如果爲了容美的事情，而打算有意外的舉動，那就大可不必！

朱 不，我可以發誓：決沒有旁的意思。純粹是爲了解除良心上的壓迫

，現在我準備離開這裡。

肖（疑神疑鬼）呀？

胡（同時）是真的？

朱 肖經理，我可不可以請你暫時避開一下？我有幾句話要向她說。

肖 可以可以。你們談罷。（思索着由正門下）

胡 想帶着于燕芳遠走高飛是不是？

朱 我想妳實在沒有必要問我這些了。我在我倒要問妳（疾言厲色）
：爲什麼要給燕芳假造這樣的信？！（把信扔給她）

胡（接着扔回去）這就是我對你愛情的證據！

朱 妳愛情的證據，是肖經理低鑽戒！（拾信）

胡（橫了心）我不許你侮辱我！

朱 但我有權利質問妳：爲什麼要破壞我跟燕芳的感情？

胡 你要慎重其事的話，最好請總經理來參加旁聽！（肖經理與毛富發悄悄的在格門口商量什麼）

朱 現在妳很可不必要拿這些大帽子來壓人了。橫了心，我什麼都不相信！

胡 信不信由你！你愛怎麼辦就怎麼辦！（忿往外衝）

朱（追去）要是再不識時務………！

胡 一切聽你的便！

（肖，毛同上，把他們攔住）

肖 別吵了，別吵了。

朱（低沉地）沒有靈魂的冤鬼！

胡 沒有頭腦的草苞！拐走人家閨女，我跟你保守秘密到現在。

朱（氣極）妳……！

肖（心里巴不得，嘴裏還）算了，算了，何必鬧孩子氣？（向胡）容美，妳應該讓他一點。進去休息一會罷。我負責跟妳把家惠勸過來。

胡（被這一刺，受不住哭了）噯！……（捫頭由右門下）

肖 家惠，你究竟怎麼樣？你如果真的愛容美，我負責跟你們調解。

朱 不，那是我一時的糊塗，現在我決定走。

毛（藉題發揮）走也好，現在有許多風聲……

朱 什麼風聲？

毛 還不是關於于小姐的事？

朱（有點攏）唔，怎麼樣？

肖 其實，不過是些謠言，我跟總經理再三申述：我說這事情與家惠決無關係。

朱 他怎麼說？

肖 他自然不敢十分確定；不過，照他這幾天的脾氣看，似乎會要澈查一下。

朱 唔？

肖 所以你如果決定要走的話，現在倒也是時候。我這兒可以派可靠的專差護送你。

朱（茫亂）好，你等我想想，等我想。（捫頭下）

毛（嚴重地）你說老吳能做這件事情嗎？

肖 我想是可以的。他是跟我十來年的親信，給他二十萬塊錢，就高興的了不得。

毛 不過，總得小心呵。

肖 我再跟他去談一下。（欲下）

（于冠山持電報上）

于（敲右門）柳小姐！電報！

毛 哪兒來的？

于 你別管！柳小姐，柳小姐！

柳聲 唔，來了。

——幕

第三幕

春江花月夜。

春江公園的一角，有假山、石燈、春天的花樹。

正面（靠後台）有道矮矮的石欄杆，低下就是靜靜的春江。在朦朧的月色下，它閃爍着片片的銀光，顯得份外的溫柔神祕。

（毛富發在逗青兒）

毛 青兒，叫聲親姑爺。

青 （拿輛小汽車，一心在毛先生的身上滾）——嚙——嚙嚙！

毛 青兒！叫聲：親姑爺：

青 不，你壞！

毛 你爸爸來了電報，你姑姑把你送回去之後，我不就是你親姑爺了？

青 屁的親姑爺！——嚙——嚙！

（肖經理由右上）

肖 你倒還在這兒逍遙自在！

毛 怎麼着？

肖 （四面打量了一下）老吳這傢伙，直到現在還沒有找到機會！

毛 那是怎麼回事？

肖 他說朱家惠現在還癡癡懵懵的逗留在公共體育場一帶，不想走，要找一個人。

毛 大概是要找于燕芳沒找着。我想再晚一點，機會總會有的。

肖 你老兄就好象漠不關心似的！也得計劃計劃呀。

毛 不是什麼都計劃好了嗎？

肖 我是說實行上的技術問題。

毛 這還不簡單？等會就說總經理派人抓他來了，然後（耳語，做式一推，把青兒推到在地上）這不就……（青兒哭，毛撫之）別哭，別哭。

肖 以後別人問起他呢？

毛 就說跟容美生氣走了。

肖 這也對。我還得跟老吳交代一下。（由左下）

（于冠山與柳鶯由右上）

于 （一面談）說話要算數呵？

柳 （輕淡地）那當然。

于 好，柳小姐，妳真偉大！（柳暗地用手臂撞了于一下叫他別聲張）

毛 （向柳）怎麼？

柳 （向毛使眼色）不關你的事。

青 （撲向柳）媽（柳眉毛一跳，青連忙改口）姑姑，毛拔拔打我。

柳 打你？

毛 信他的！妳想，我疼都來不及，怎麼捨得打？

青 嗯，真的，姑姑，他要我叫他親姑爺。

柳 （半向毛，半向青）什麼？！

毛 我是叫他練習練習，反正將來還不是要叫的？

柳 虧你說得出口，在孩子面前！

于 不要子鼻！

青 要香蕉糖——

柳 瞧你今天吃了多少糖了，牙齒要掉的！

青 掉了就不吃了。

柳 等會開晚會的時候，有的是！現在急什麼？

青 現在我就要。

于 （想討好）我帶你賣去。（牽青兒走）

柳 請別賣什麼麻糖呵，沾在身上膩溜溜的。

于 我曉得。（走了幾步，回頭向毛）你去罷，還是？

毛 不是你自告奮勇要去？現在怎樣着？

柳 哎，都別去！我已自去。

于 不不不，還是我去。（向毛白眼）不要臉！

青 （害羞）不要鼻子！（于牽青兒下）
（沉默一會）

毛 柳小姐，妳瞧：這是多麼迷人的景象！（搖頭擺尾地）這樣的夜，這樣的月色，這樣的公園——……

柳 （不知是幾誤，還是贊賞）還有你這麼樣的人！

毛 真是夢一般的美！柳小姐，我希望我們將來能在這兒起塞洋房，過那夢一般的生活。

柳 我看你現在就是在夢里生活了。

毛 說真的，在經濟上我現在的確有力量實現我的夢了。

柳 做着你這種夢的人，才多着呢。

毛 剛才于冠山跟妳說了些什麼？

柳 你猜罷。

毛 準是向妳求婚！

柳 到底是聰明的孩子，一點沒猜錯。

毛 （又喜又氣）妳答應了？

柳 嗯。

毛 （大驚）怎麼，妳真的答應啦？！

柳 瞧你！剛才我還以為你聰明呢。

毛 妳究竟怎麼樣？

柳 （笑了）傻子！你想我能跟那種人結婚？

毛 （才放心）哎呀，妳嚇得我好厲害，心都快跳出來了！

柳（自語）真有趣！這就是謂「生活的藝術」罷。

毛 妳就老愛跟我開味！鶯，難道妳現在還不明白：我沒有妳就不能活了？

柳 你就老愛說這種傻話！你不活，那我還活着幹什麼？

毛 對，我要活！我要爲妳而活，爲妳而奮鬥，爲妳而犧牲，鶯！（欲握其手）

柳（縮回）我討厭動手動腳的人！

毛（只好）這，這就更顯出妳的高貴了。鶯，妳願意跟我談談正經事嗎？

柳 難道以前談的，都不算正經？

毛 不，應該這樣說：今晚上談的，比任何一次都重要。

個 那你就說罷。

毛 這個……這個……

柳（要笑）哎，你究竟怎麼一回事呀？

毛 我說……妳覺得我有什麼對妳不起的地方嗎？

柳 話說的太遠了，你哪兒對不起我？我來到行裏，差不多全是你照拂我。跟我添製的行頭不說，這回走，又跟我在總經理那兒說，預支三個月薪津。

毛 這根本算不了什麼。只要妳……只要妳……

柳 什麼？

毛 告訴我一句話：我們什麼時候結婚？

柳 這個嗎？（考慮）自然得等我送了青兒回來以後。

毛 那誰知道妳什麼時候回？

柳 這就要看香港航空公司的飛機了。

（于冠山攜青兒上，青兒又要拿糖，又要拿汽車，忙不開）

毛 買飛機票絕無問題，那兒有位頂要好的朋友可以幫忙。

于 買飛機票？我早說了，這由我包辦，你就別想「獻卵」！

毛 香港那方面，你也能包辦？

于 這個……省得勞神，就由你辦罷。可不要像登廣告一樣，包而不辦呵？

毛 別吹牛！這回柳先生還不是看到時事報才來電報的？

于 唔。登那麼點點大。人家會看到？準是看了我登的新報才知道的。

毛 哼，新報根本就沒有銷到香港去。柳小姐，妳說是不是？

柳 （正在冥想中）哎，這點兒小事情，也要爭！（又沉入冥想中）想不到他又到了香港。

于 妳跟妳哥哥多久不見面了？

柳 兩年多了。

毛 我想你們兄妹間的感情一定很不錯。

柳 媽媽虎虎。

于 妳嫂嫂美不美？

柳 跟我一樣的醜。

毛 有妳這樣「醜」就足够了。

于 哎，世上的美女都集中到你們一家了！

（胡容美上）

柳 胡小姐。

胡 嘿，你們都在這兒。春江公園，真還不錯。

毛 是呵，確是名不虛傳。

胡 沒有看到肖經理嗎？

毛 剛才還在這兒。放心罷，他現在是逃不掉了。

胡 （伴唱）誰愛跟妳開味，別人有正經事！

于 真的，妳說我妹妹——

胡 別慌，等會聽我信。

毛 柳小姐，到那邊（指左後台）小橋上走走罷！

（肖經理由左上）

柳 好罷。（向肖）肖經理，胡小姐正要找你呢。

肖 唔。（向毛使了個「一切弄妥」的眼色。）

于 走罷。（毛、柳、肖同由左下）

胡 今天燕芳整天不在學校，是不是家惠給推使走了？

肖 我想不至於罷，家惠現在好像還沒有離開此地。

胡 （悵然長嘆）一個天真的傻子。

肖 容美。

胡 什麼？

肖 給我說句實話：妳現在對他是不是還有什麼留戀？

胡 這時候，你問我這個幹嗎？

肖 因為他現在馬上要走了。妳如果有什麼要交代的話，我可以幫助妳。

胡 別說那種風涼話！（半響）我現在沒什麼可交代的了。

肖 那末——

胡 我現在只就心燕芳，我不願她再受別人的玩弄。

肖 （暗自做了個不相信的表情）現在妳可以答應我那個要求了嗎？

胡 我不是已經答應了你？

肖 現在由妳決定一個日子。

胡 我說了，我必須等我母親來。

肖 難道非她來不可？

胡 嗯。因為她早囑咐我：我的婚姻，一定要取得她的同意。

肖 這不過是一個技術問題，我現在是要求妳作原則上的決定。

胡 原則上已經沒有問題了。不過，我太愛我的母親，所以不能違背她的意思。

肖 那末，明天就跟她寄旅費去，頂多半個月就可到了。

（汪海明，許靜芝由右上。許本來搭着汪的膀子，見了他們就撒開了。）

胡 喲，還像小姑娘一樣的害臊！

許 別打趣了，我們汪先生真有點害臊呢。

胡 什麼「我們」！趕快去掉那個「們」字罷。（衆笑）

肖 你們大約什麼時候結婚？

汪（強笑）你也打趣了，肖經理！

許 你們瞧，我說了他要害臊的。

胡 咱們走罷，別妨礙他們談心。

汪 不妨不妨，大家談。

肖 不，同煩見。（與胡由右下）

汪 靜芝。

許 什麼？

汪 我希望妳別誤了自己的前途。

許 怎麼說？

汪 妳要知道，我是快四十歲的人，已經是沒用的人了。

許（羞澀地）那你也不過比我大四五歲。

汪 怎麼，妳不是才二十五歲？

許 不，那是我騙他們的。（有些窘）

汪 唔……這也不要緊，問題并不在這裏。

許（生怕有問題）還有什麼問題？

汪 我總覺得妳比我有希望，妳留過洋，妳可以把妳畢生的精力，去研究一種專門學問。

許 噢，你哪知道，我就是被這種虛名誤了一輩子！

汪 那怎麼說？

許 (僞促一會)我，我索性跟你說了罷：我留洋完全是爲了鍍金，實際我都是請人上課，什麼也沒有學到。

汪 唔？

許 那時候，我自以爲了不得，什裏人瞧不在眼里，就這樣誤到現在。

汪 現在也還不算太晚，妳真還可以去研究一種專門學問，或者做種有益的婦運工作。

許 但是，無論任何人不能違背一個真理：就是他一她一必須結婚。

汪 不過，我對於結婚這件事情，已經沒有什麼興趣了。

許 (伴嘆，什麼？我不跟你說了！

(朱家惠上)

汪 還沒有找到？

朱 (很焦急)沒有。

(老吳在較遠處或頭鬼腦的探望了一會，不見了。)

汪 學校里怎麼說？

朱 說是請了一天假，直到現在還沒有回校。

汪 那是怎麼回事？

許 我看，許是因為聽到行里的人要來遊園，默在學校不放心，出去了。

汪 嗯，也許是這個緣故。

朱 不，我想她準是不願意見我，故意避開的。

汪 那怎麼會呢！你別多疑心，今天夜里，總要回去的。

(胡容美上)

胡 (故作大方)還沒有走？

朱 (不願看她，向汪走罷。

許 也好，那邊喝茶去。

胡 呵，你們大概還有什麼祕密會議罷。

許 哪兒的話，我實在是渴了。

汪 那末，家惠，你就在這兒多歇一會罷，也許胡小姐還有話說的。

朱 (猶有餘恨) 我可沒有什麼話可說了！(要走)

(汪示意朱稍留，與許下)

胡 (平靜地) 走定了？

朱 (不看她) 走定了！

胡 仔細想過了？

朱 想過了！

胡 就一點沒有留戀？

朱 只有深深的海！重重的恨！

胡 恨我嗎？

朱 也恨我自己！

胡 (淒涼的笑) 別孩子氣了，再仔細的想一想。

朱 再沒有什麼要想了！我勸你腦筋放清醒點兒，別再發瘋了！告訴你：愛情不是商品，金錢不等於愛情。愛情不是統制，不是欺騙，不是利用。如果這是對的，那末，妳還是把妳的「愛情」寄託給肖經理底鑽戒罷！我永遠也不會給妳什麼；因為我們是兩種不同的人。我得把我的愛情，貢獻給國家，貢獻給理想的創造，和神聖的工作。

胡 算了罷，這一套，我早就聽夠了。現在我誠懇的要求你，暫時不要走，事情并不如你想像的那麼可怕。

朱 (不耐) 這妳大可不必抄心了！(要走)

(于燕芳從左後一棵樹蔭後面，探頭望了望)

胡 (低沉地) 可是，我得告訴你：在我面前，就不容許有勝利的敵人！

朱 妳如果自認是賢英雄，妳應該向最堅強的敵人開槍：却不應迫害一個無依的弱女！

胡 這是我的興趣問題！（氣忿地往外走）

朱 （追去，那末，妳——

胡 去你的罷！我沒有精神跟你廢話了！（下）

朱 （氣極）魔鬼！（焦急地踱着）
（于燕芳上。又恐怖，又羞愧）

燕 朱先生。（低頭）

朱 （沒注意到，哦！說不出話，沉默半響）我找了妳一整天！

燕 因為我怕他們來找我，所以白天避開了。

朱 燕芳……

燕 朱先生。

朱 妳別這樣驚呼，我害怕，我對妳不起。

燕 不，家惠，這是我對妳不起。我早說我是不值得同情的。

朱 不，昨天晚上汪先生全都跟我說了。我愚蠢！我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！燕芳，妳能饒恕我嗎？

燕 饒恕你什麼？

朱 我是受了胡容美的玩弄，那封信是她假造的。

燕 不要再說這些了，我什麼都明白了。人不會沒有一點兒錯的，我的錯比你更大。

朱 不，那不是妳的錯，那是環境的逼迫。而我這完全是自尋煩惱！燕芳，以後妳還會相信我嗎？

燕 我相信你。

朱 （喜極）妳真了不起，燕芳！想不到妳還會相信我。那末妳願意隨這兒，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嗎？

燕 只要是跟你在一塊兒，我什麼都願意。

朱 那末好！咱們就一塊兒到南洋去。

燕 跟你家里有了聯絡？

朱 是的。我準備到一個大學里去研究航空工程；同時，現在南洋到處發生排僑事件，我們還可以做些護僑運動的工作。

燕 那是頂有意義的了；不過——

朱 不過什麼？

燕 我什麼都不會。

朱 不要緊。我們都還年青，都還得學習。妳可以在我父親教書的那個女子師範去唸書。

燕 （興奮地）那好極了，我們互相學習、互相鼓勵，互相愛戀。

朱 （激動地）我們不欺負誰——

燕 也不強制誰。

朱 我們不把錢當做一切，沒錢的時候——

燕 （幻想地）一齊苦，一齊幹！

朱 我們雖然珍視愛情；

燕 但愛情並不等於一切，

朱 因為我們還有更重要的事業。

燕 我們緊緊地攜着手（攜着手）

朱 （一同踏脚走）大踏步的（與燕同語）走向自由幸福的樂園！

（肖經理上，老吳隱現於原處）

肖 （嚴重地）哎，你們還在這兒？！

朱 燕 怎麼樣？（大驚）

肖 老吳，你快去告訴許小姐：說總經理到了，請她去招挾一下。

吳 是。（下）

燕 （驚恐）他？

肖 可不是他！妳還蒙在鼓裏頭：他帶了幾個警士連妳的來了！

燕 哦！

朱 （惶恐）在哪兒？

肖 還在蘭亭茶社，老毛正在敷衍着他。

燕 那我們怎麼辦？

朱 趕快走罷。（與燕同往外走）

肖 我看你們最好別走一道，萬一給他們碰上了，連家惠都要受連累。

朱 那又怎麼好？

肖 這兒不是有兩個地方可以過江？下邊是西關渡……

朱 對燕芳，就這樣罷：妳沿着這兒（指左後台）走西關渡過江，在那座小橋旁邊等我，我馬上走東關渡趕來。

燕 （慌忙無主）可是，萬一——

朱 別怕，妳拿枝手鎗去。（給鎗）見了敵人，妳就開槍打死他！

燕 好的。肖先生，謝謝你了。

肖 沒有什麼，趕快走罷。離開這個地方就好了。

（于燕芳由左下）

肖 我早說了，胡容美是不好惹的，這回你跟燕芳的事，要不是她來在這裏面，又何至如此？

朱 這沒有心肝的東西，我總要向她算賬的！

肖 不過，話又說回來，冤仇宜解不宜結。你還是走你的罷。老吳還沒有來？

朱 （向外望）來了。

（老吳上）

吳 經理，看樣子是再也敷衍不住了。

肖 （向朱）那你就走罷。（以眼向老吳示意）好好的護送朱先生。上了船，你就可以回了。

吳 是。

朱 這回多勞你幫忙。

肖 沒什麼，好好的走。（向老吳）夜里，江邊上要小心些。

吳 是。

朱 再見。（由右下。老吳隨下）

（毛富發、柳鶯由左上）

毛 （一路談着）那就這樣說定了？

柳 當然。我一到香港，就有電報你。

毛 至於飛機票，妳只要找到了我那位朋友，是絕無問題的。

柳 你還在這兒，肖經理。

肖 （在沉思中抬起頭來）是的。妳，妳決定哪天走？

柳 剛才還在說，要看飛機。我想，總是這幾天罷。

肖 別那麼慌，我還沒跟妳談行呢。

柳 你可不能跟我客氣呵，肖經理。興起這個頭來，這個要請，那個要送，我怎麼受得了？

肖 難道老毛的這份兒，妳也能拒絕？老毛，伴妳的洪福，咱們一塊兒請。

柳 我誰也不答應！（故意撒嬌）你們全都像在下逐客令似的，巴不得我馬上走，走得老遠老遠的，一輩子不回頭！

毛 （搶說）哪里哪里，妳別誤會了，我們只是隨便表示一點心意而已。誰都知道妳送了青兒，馬上就要回的。哦，真的，老吳，柳小姐已經答……

柳 （制止地）瞧你！

肖 怎麼回事？

毛 （忍不住要說）我們已經決定……

柳 你要是不聽話，我可……！

毛 好好好，我就不說了。

肖 真有趣！婚姻大事，還瞞着幹什麼？

柳 你別神經過敏，肖經理，壓良兒就沒那回事。

肖 好，我等着瞧罷。

毛 ………怎麼樣？

肖 且聽下回分解。（使眼色）

柳 又在賣什麼關子，你們？

毛 還不是蜜司胡的事。

柳 真的，什麼時候可以吃你們底喜酒？

肖 那還不一定；不過，現在大約有六七分把握了。
（汪海明、許靜芝一路談上）

許 到底怎麼樣？

汪 （別有心事）唔、唔……

許 那末，你是答應了？

汪 （不耐）好罷，好罷！

許 （興奮地）好，這是你親口說的啦？

柳 （打趣）許小姐，這你們底喜酒可吃定了。

許 你們的還不一樣逃不掉？

柳 沒有的事，妳瞧着罷。

汪 （突然）肖經理，你知道家惠走了沒有？

肖 不大十分清楚，一個鐘頭以前，好像還在這兒的。

汪 前一陣子，我們還談了話呢。

肖 那就走也走不到我會兒。

汪 （就心地）嘆，這孩子！（欲下）

于聲 走走走！跟老子回去！

燕聲 別逼我，讓我走。

于聲 怎麼也不成！父親那兒，我交不了賬。

燕聲 （忽轉堅毅）交不了也要交！

于聲 妳、妳這是幹嗎？（于冠山舉起雙手，一路退上。燕芳跟上？

執手槍比着于，于嚇得手呆目滯）

（胡容美悄然跟上）

衆 怎麼回事？

燕 這沒有良心的東西，他還要欺負我，要把我逼回去！

肖 （假仁假義）這又何必呢，小子？

于 父親逼着我娶人，我有什麼辦法？

胡 （勝利地）于小姐，兄妹之間，何必鬧這麼大別扭？

燕 （轉身，手槍指胡）妳這個魔鬼！

胡 （驚叫）哦！

（于冠山乘機奪其手槍，燕掙扎，汪勸解）

汪 小子，你不能這樣，她已經受够了苦。

于 哼！

胡 給開起來！

于 （推燕走）走！

燕 （顫聲）汪先生！……（被推下）

汪 這小子……（下）

（許、毛、柳等同下）

胡 （賭氣地）雨林，我們定個日子結婚罷。

肖 怎麼又忽然這樣急了？

胡 不要問理由了，我們要當着朱家惠的面，向他宣佈！

肖 妳以爲他還會來喝我們底喜酒？

（人聲、掙扎聲）

燕聲 你究竟放不放我走？！

于聲 妳要怎麼樣？

（掙扎聲、槍聲。許靜芝奔上）

許 糟了，糟了！

肖 什麼事？

胡 手槍走火，小子受傷了！（慌下）

許 唔！（正要跑出，老吳奔上）

肖 吳 （慌張得說不出話來了）肖，肖經理……

肖 （示意叫他不說）有話回頭說罷。（挽胡速下）

吳 ………!!

——幕

第四幕

同第一景。桌上有銀盾、花籃、賀屏之類的東西。

（汪海明在填結婚證書。毛富發在打電話。除汪外，上場人物，差不多全是嶄新的結婚禮服，佩着鮮豔的胸花。）

毛 喂喂，你航空公司嗎？……我新亞銀行。喂喂，我請問你：第八次的香港班機到了嗎？……快了？……還差多久？……半點鐘！……好好……（掛耳機）

毛 （欣喜地）填好了？

汪 填好了。

毛 謝謝你。（看了看）不錯，老汪，你的字可真有牛皮。

汪 別客套。快到了？

毛 說是只差半個鐘頭了。我的大爺，等得我好苦呵！

汪 你也够荒唐的了；新娘還沒到，就參加集團結婚。

毛 噯，現在的交通，有什麼法子預定呢？不過勞你們久等一下，其實，費用倒省得不少。

汪 怎麼省，我看你五百萬還得出頭。

毛 哪裏呵，八百萬也不止了。

汪 是囉，光是給柳小姐製的衣服手飾，就够瞧的了。

毛 也沒有什麼。要是比起老肖來，可是小巫見大巫了。

汪 那自然。我可是比不得你們呵。

毛 不，老汪，我看你才真正走運；密司許的積蓄很不少！流到嘴裏的鼻涕——噯，還不是賺到吃的？

汪 不，她的是她的，我決不染指。

毛 黑——以，結了婚，她的就是你的了。

汪 不，在經濟上。我是絕對主張民主的。（相對一笑）
（許靜芝上，濃裝豔抹，又忙又興奮）

許 瞧你們！還在這兒「擺龍門陣」！已經六點多了，禮堂都沒佈置好！

毛 俱樂部現成的設備，還要怎麼佈置？

許 （指桌上）別人好心好意送來的東西，就不拿出去擺一擺？（倚老賣老）去去去，放活動點兒。

毛 好好好，我這就去。（拿東西下）

許 你還沒有換衣服？

汪 就這樣馬馬虎虎算了罷。

許 結婚大典，怎麼可以馬馬虎虎？

汪 （欲辯又止）

許 瞧你，好像老提不上勁兒！

汪 不是我提不上勁兒。要知道，最近的一些事兒，實在叫人莫明其妙。

許 什麼事？

汪 就拿家惠走出的事情來說，妳能摸得着頭腦？

許 他不是跟胡小姐生氣走的？

汪 妳以爲事情就那麼簡單？我看這裏面大有文章！

許 這種文章，我可不懂了。

汪 妳瞧罷，他不是被人害了，就是自殺了；不然，走了半個月，怎麼會不給一個信？

許 是咧！你的腦筋，就全往壞處想。

汪 不信，且看將來的事實罷。

許 （不耐）將來的事，將來再說罷。現在你怎麼也得去打扮打扮了，我的大爺！

汪 打扮打扮？還得打粉搽胭脂？告訴妳罷！人一上了年紀，再要漂亮，越打扮就越難看，倒還不如本份一點兒的好。

許 怎麼能這樣說？這是集團結婚，你總得趕得上水準呀。

汪

許 （自怨自艾）什麼集團結婚！我早就不主張跟他們混在一塊兒的！

汪 這原是總經理一時的高興，興出來的主張。

許 可是，現在請他來做證婚人都懶得來！

（肖經理上）

肖 （手執晚報，很慌忙的樣子）老毛呢，老毛呢？

許 到禮堂去了，做什麼？

肖 （強自鎮靜掩飾地）也沒什麼。……你們看他這種慌唐鬼，六點多了，新娘還不知道在哪兒！

許 （甚急）是呀。

汪 等會，總經理會要來罷？

肖 怕靠不大住。這幾天，他老先生心情不太好。

許 究竟是怎麼回事？

肖 妳想嘛：寶貝少爺成了殘疾；千金小姐呢，成天關在樓上裝瘋裝瘋；這一向，行里又接連着擠兌兩個比期，一切都不景氣，他怎麼不傷腦筋？

汪 他這位大爺呀，理財倒還可以，治家可就不敢恭惟了。

（毛富發上）

毛 糟了，糟了！

肖 }
許 } 怎麼回事？

汪 }

毛 我家裏那個寶貝又來了！
肖 我當是什麼了不得的事呢。
汪 不是送到鄉下去了的？
毛 是呀，誰知道她又闖來了！許大姐，勞駕勞駕，請妳把她弄到休息室裏去敷衍一會，怎麼也不能讓她闖到禮堂去；不然，弄得大家都沒趣兒。
許 哎，倒霉倒霉！人家的事情都不忙了，你還……！
毛 （舉手行禮）幫忙幫忙，回頭多敬妳一杯酒。
汪 可是，你總得快一點呀，大爺！
肖 真的，你底新夫人呢？
毛 快了，快了，一會兒就到。
肖 荒唐！
許 咱們走罷，順便換衣服去。（拉汪同下）
（肖把門關好）
肖 （指晚報）這是怎麼回事？
毛 怎麼回事？（唸報）「大公社訊：曾經轟動本市之新亞銀行倉庫失火一案，據聞業已獲得相當線索，并與桃色事件有礙……」這是誰造出來的謠言？
肖 我就是要問你呀！
毛 我怎麼會知道？這事情，當時只有你、我、朱家惠，胡容美四個人知道，你我自然不會，朱家惠已經不在話下，難道胡容美——
肖 她我可以保險。
毛 那還有誰？（想了一會）我看準是那些無聊的東西，瞎造謠言！
（胡容美上，裝備雖佳，精神不振。）
胡 （遲緩地）毛先生，你底尊夫人來了呵。
毛 （大喜）妳是說蜜司柳？

胡 難道除了蜜司柳你就沒有別的夫人了？

毛 （恍然）呵，這我已經知道了。

胡 我是說：她現在正嚷着要進來呢！

毛 （略慌）唔？

肖 你看你！去想想法子呀，老兄！

毛 （擺着手）我有什麼法子可想，這個時候？

肖 （火了）不想法子等會鬧起來，又怎麼辦？！

毛 好好好，別發毛，都算我不對，我想法子去。（狼狽而下）

肖 妳有點兒不舒服？

胡 沒有。

肖 （心裏早已明白）好像有點兒神思恍惚？

胡 那是神經過敏。（找理由）我在望我母親，不知怎麼到現在還沒有到。

肖 我想總快到了，坐火車，要不了四天。

胡 如果今天趕不上……唉，我總好像做錯了一件事情似的。

肖 唔……（察言觀色）妳是不是覺得對於我們的婚姻，還有考慮的必要？

胡 沒有，你別多疑心，我不是這個意思。

肖 我想妳也不會再鬧孩子氣了。振作起來罷，客美！打今天起，我們已經真正的走上了人生的大道，怎麼不想法子快樂快樂？

胡 我實在是累了。

肖 那還是到新房裏去歇會兒罷。看樣子，怕還得半個鐘頭才能行禮。

。

（許靜芝上）

肖 怎麼樣了？

許 可傷腦筋！毛太太大概是聽到什麼風聲了，直嚷着要進來。

肖 現在呢？

許 請那位李太太在敷衍着，你看我們怎麼辦？

肖 必要時，怕只有提前舉行。

許 對，頂多再等半點鐘！你趕快出去打打拾扶罷，肖先生，客人們都要走了。

肖 走罷，容美。

胡 我要在這兒休息一會兒；反正，酒席已經開過了，要走的，就讓他們走。

肖 那我去招呼一下。（下）

許 蜜司胡，這幾天可把你忙壞了。

胡 （坐下，無精打彩）也沒有什麼。

許 怎麼，今天這樣的好日子，都不放快活些？

肖 妳以為我不快活嗎？我是太疲倦的關係。

許 是呵，我剛才還在說的：這幾天，光是佈置新房，就够瞧的了。不過妳還好一點，有肖先生幫忙，我汪先生呵，請他也不動一動，只當是我一個人的事！

胡 （不知不覺地嘆了口氣）唉——

許 怎麼，唉聲嘆氣的？

胡 妳想假如家惠在這兒，眼巴巴瞧着我們結婚，他不會氣的直跳？

許 是呵，人真難說。剛才我跟我汪先生還在說他的：就那麼走了，信都不給一封！

胡 這多半要怪我：不該那樣氣他，……唉，他什麼都不懂。
（入聲嘈雜）

聲 別進去，我說，毛先生不在這兒。

聲 不，你們別攔我，我非進去瞧瞧不可！

胡 （心煩，立起）見了鬼！

(許前生攔勸不及，毛太太上)

許 (一路罵罵，一路勸) 哎，毛太太，妳聽我說：毛先生的確不在這兒。妳瞧罷，這裏面有什麼？我早說了，今天是我跟胡小姐結婚，毛先生不過是幫幫忙的。

太 (誤會了胡) 呵，又是妳！妳居然要跟我毛先生結婚！妳是什麼人？難道妳不曉得我是他底結髮太太？

胡 (正沒好氣，一衝) 什麼東西，胡說八道！

太 哼，妳還這樣刁！

許 妳別誤會了，毛太太！胡小姐不是跟毛先生結婚，她……

太 嗯，不是！老毛親口對我說，(指手畫腳) 她就是他底姪頭！妳們還以為我不清楚？

胡 見了妳的大頭鬼！(往外衝去)

太 (追去) 裝模作樣的，妳還想賴？告訴妳：妳要是不摸摸良心，我今天就跟妳掰了這條命！(胡下，毛太太跟蹤追下)

許 (煩感辣手) 哎，毛太太，我跟妳說……(沒追上，氣了，頓在沙法上) 從來也沒有遇過這盤倒霉的事！(呆坐一會)(毛富發推開右邊格鬥上，同時肖經理推開左邊格鬥上，許忽然急得猛的跳起來)

毛 } (不約而同) 傷腦筋！
肖 }
許 }
毛 }

毛 你是怎麼回事？

肖 你們看事情糟不糟；容美底母親到了！

毛 到了不更好？蜜司胡一天到晚在望呢。

肖 你哪曉得我們的內幕呵；(機密地) 原來是我十七年前扔了的一個姪頭。

許 全是亂七八糟的！

毛 既然這樣，怎麼又去接她來？

肖 事先不知道呀，老兄！

毛 那現在又怎麼辦？

肖 現在只有勞你駕，把她帶到你房裏避一避，千萬不要叫容美知道了。你就說她女兒的婚期已經改了。其他請見機行事，我們得提前行禮！

許 嗯，我們非行禮不可了！（匆匆推右格門下）

毛 那怎麼成？哎，我蜜司柳！……（忙搖電話）喂喂，航空公司嗎？……什麼？壽料局？混蛋！（一面搖一面……）忘八蛋！……

肖 （阻之）算了，算了，去罷，來不及了！

毛 （把耳機一扔）滾你的蛋！

聲 好好，待我進去看一看。

（肖向毛示警，閃避暗角）

（胡母推右邊格門上，肖經理開左邊格門溜下。）

母 請問你這位先生，我女兒在這兒沒有？

毛 （心裏很煩）妳女兒是誰？

母 胡容美，在這兒做事的。

毛 唔，妳說她。剛才出去了，找她做什麼？

母 我是她母親，她打電報我，說今天結婚，我特地趕來的。

毛 妳不知道她的婚期已經改了？

母 （意外）怎麼，改了？

毛 就爲了等妳。

母 那外邊是誰結婚？

（汪海明上，滿腔煩惱）

毛 是我跟柳小姐，請到我房裏坐坐罷，等會請喝酒。

母 （在狐疑中）不不不，我怎麼也得先見見我女兒，我們已經好幾年不見面兒了。你說她究竟上哪兒去了？

(許靜芝拿套男西服上)

許 (一路叫)海明，海明，趕快換衣服！剛才肖經理說：我們得提前行禮。

毛 (向胡母)我替妳找去罷。(向許)招呼一下呵。(想溜)

許 別見鬼，我哪有時間？

(毛已溜之天天)

母 (莫明其妙)哎，你們究竟是誰結婚？

許 (一面替她汪先生換衣)我！誰呀？

母 妳，妳就是毛先生底新娘？

許 什麼毛先生底新娘，瞎說八道！我姓許，(指汪)這是我汪先生，馬上要結婚的。

汪 她是誰呀？

許 蜜司胡底媽，全是亂七八糟的！

汪 什麼？

許 閑事少管，褲子到房里換去。

汪 我看就這樣行了。(雖然他已經換了件新上裝，反現得不倫不類。)

許 那成什麼話！走！(拉汪走)胡老太太，到我房里坐坐罷？

母 不，我得等我女兒。我非見見我女婿不可。

許 (煩了)那妳就在這兒等罷！(正往外走——)

(毛太太上)

許 妳怎麼又來了？

太 (理直氣壯)嗯，又來了！妳再也別想糊我。我已經打聽得清清楚楚：我毛先生就是要跟那個姪頭結婚！

母 (莫明其妙，向毛太太)怎麼，妳，妳……？

許 (不耐)讓他們去胡扯罷！(與汪同下)

太 我是找我毛先生的。我是他結髮太太，如今他跟一個姪頭鈎上了，要結婚！

母 跟一個姪頭結婚？這可把我弄糊塗了，今天究竟是誰結婚呀？

太 是我毛先生毛富發，跟一個姓胡的臭丫頭！

母 （驚詫）姓胡的？

太 嗯，怎麼樣？

母 那會不會是我女兒？

太 妳女兒？妳也姓胡？

母 是呀，我女兒叫胡容美，也說是今天結婚的。

太 哦，那準是的！原來妳就是她底母親，妳怎麼能答應她跟我丈夫結婚？

母 （急）跟妳丈夫結婚？這打哪兒說起！報應呵，妳怎麼能找個有婦之夫？不成，不成！我只有這麼個女兒……

太 （得救了）對，這怎麼也使不得。妳非得阻止妳女兒不可！

母 是呵，妳也得阻止妳丈夫。我女兒怎麼也不能嫁個有婦之夫。

太 （連忙掏口袋）妳瞧罷：我跟我毛先生還有照片在這兒！（出示照片）

母 （看照片）哎，慘極了，慘極了！妳瞧：妳毛先生早就心不在焉了——一雙眼睛，老望着別處。

太 是呀，他自從見了妳女兒就野了心了。

母 （指點着照片）這是你們底孩子？

太 嗯，前世修來的冤孽呵。

母 多可憐呵，也是茫茫無主的樣子！

太 唉，胡老太太！如今個男人們真沒有良心啦！……

母 是呵，一不小心，就上了鉤兒。

太 妳想想：我毛先生從小就在我家里，由我爹撫養教育。現在變到

這個樣子！妳看叫人寒心不寒心！（要哭）

母 別傷心了，毛太太。今天妳得拿出胆子來，跟他算賬！

太 我早就決定了的：他如果不反悔，我捨了這條命，跟他拚了！

（胡容美上）

胡 雨林呢？

太 唔，妳來了！（向胡母）胡老太太，就是她！

母 哦，容美！

胡 （大喜）媽！（握母手）我等得妳好苦呵。

母 （半天說不上話）容美！……妳怎麼回事，選了個有婦之夫？

胡 （不解）有婦之夫？

太 還要裝糊塗呢！

胡 媽，是她弄錯了，別信她的。

太 妳還想賴！我毛先生親口說的：你們早就同居了！

母 （大受打擊）怎麼？

胡 （同時）還要瞎說！找妳毛先生來！

太 好，我就去找他來！看妳還怎麼懶！（疾下）

母 （弄糊塗了）容美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我給妳弄糊塗了。

胡 我說了，是她弄錯了。

母 她毛先生親口說的，還有錯的？

胡 哎，你們便要這麼說，我有什麼辦法？等會妳就明白了。

母 那末，跟你結婚的，究竟是誰？

胡 一位姓肖的，是本行信託部的經理，錢是很多。

母 人呢？怎麼樣的一種人？

胡 人麼，是好是壞，我也說不上。總之，沒辦法，現在只有跟他結婚了。

母 （急）嘿，這麼說呀！妳已經決定了要跟他結婚，怎麼還不知

道他是好是壞？

胡 不，話應該這麼說：他優點缺點都有點兒——優點是精明，能幹、有錢，而且可以聽我支配；缺點是年紀大一點，沒有年青人那種什麼。

母 究竟多大了？

胡 快四十了。

母 （驚）四十了？！

胡 沒有，沒有，實際只看到三十零一點。

母 結了婚，再過兩年，還不就像快五十的人了？容美，妳怎麼這樣糊塗？妳就忘了媽的教訓？——年齡相差太遠了，是不會幸福的。

胡 （痛苦地）可是……媽，妳的教訓，使我的婚姻，一直延誤到現在：我存着那層成見，去結交男人，我誰也不敢相信；結果，誰也不敢相信我！

母 難道，現在這位肖先生也不相信妳？

胡 他相不相信我，我不敢說。

母 不敢說？

胡 不，不，我相信我可以駕馭他的。

母 越說越不成話了！妳趕快要他來見見我。這事情非我作主不可！妳知道，媽爲了婚姻的事，吃過多大苦來的？

（母女正要外出，毛太太扭毛先生上）

太 來了，來了！胡老太太，這就是妳底好女婿！（向胡）看妳還賴不賴！

毛 （低沉地）別他媽的發瘋了！

母 （同時向胡）這……？

胡 （煩了）哎，不是不是！咱們走罷？他也許到總經理那里去了。

母 毛太太，怕是妳弄錯了，我女婿是姓肖，（與胡同下）

太（也弄糊塗了）你究竟怎麼回事？

毛（柳小姐沒到，急呆了）

太 說呀！

毛 說什麼？無風起浪！

太 哼，無風會起浪！反正你總有個姪頭就是！

毛 那妳就跟我找出來！

太 你還要我跟你找出來？笑話了！我今天就要你跟我找出來！

毛（一推）找妳媽的大頭鬼！飛機沒有到，人還不知在哪兒！

太（一竄）你這沒有良心的東西！你……！（哭）

毛（一蹬）妳簡直想死了！

太（一面往外竄，一面哭）噯！我！我死！我死！我死了也忘不了你……（哭下）

（肖經理上）

肖（惶惶地）怎麼回事？老毛，（四顧）剛才聽到一個秘密消息：事情糟透了！

毛（悚然）什麼事？

肖 咱們的事情發了！

毛（慌）發了？怎麼發了？快說罷，快說罷！

肖 真是活見了無頭鬼！——密告人署名是「一個被犧牲的傻子」。

毛 這究竟是誰？

肖 誰知道！

毛 是不是你那位「親信」——老吳？

肖 哪兒的話呢！他早就心滿意足的回家去了。

毛 嗯，當時那種慌張的樣子，就有點靠不住。你這消息是哪里聽來的？

肖 老何在偵緝隊聽來的，咱們得趕快走？

毛 蜜司胡，你準備把她怎麼辦？

肖 她願跟我就走一塊走，不願走，就只有等這陣風潮過去再說。中國的事，沒什麼大不了的。

（汪海明持電報上）

汪 （給老毛）電報！

毛 （忙折捻）「新亞銀行毛富發先生轉全體同仁公鑒：內子柳鶯……」（呆了）

肖 （大出意外）怎麼，她原來是位太太？

毛 混蛋！（把電報一扔）

汪 （啼笑皆非，接捻）「內子柳鶯，在貴行服務期間，多蒙照顧，毋任銘感，刻已安然抵港歡聚，特電致謝。汪劍夫。」（把電報一扔）真荒唐！（沉默一會）那末，肖經理，你現在打算怎麼辦，這場婚禮？

肖 （無精打彩地）你想弄到這樣，還有什麼勁兒？算了罷，延期！

汪 （從鼻孔里，冷冷地笑了一聲）

肖 （向毛）還不去收拾一下？（由左下）

（毛發呆）

（汪頹然呆坐，不發一語）

（許靜芝上）

許 怎麼啦？海明，我什麼都……（一看，情勢不對）怎麼，你們吵了嘴？

（毛捫頭竄下）

汪 （冷冷地）妳瞧瞧地上的電報罷。

許 （拾閱，大驚）怎麼，她原來是位太太？！

汪 我早就懷疑的。果然是有夫之婦！

許 難怪青兒那麼像她！

汪 還算她聰明呵。以玩弄對玩弄，以欺騙對欺騙，在這個社會上，還不失為聰明的辦法。

許 現在肖經理準備怎麼樣？

汪 （無精打采）改——期，怎麼樣！

許 （意外）改期？那末，你呢？

汪 我？（搖頭）我已經……（搖頭）毫無興趣了。

許 （作哭狀）什麼？！海明，你可不能跟我開玩笑呵！現在我們已經是既成事實了。……

汪 （搖頭不語）

許 （僵滯半響，忽然）不成！怎麼也不成！他們不來，咱們也得舉行儀式。走罷，走罷！（拉汪）

（朱家惠上，完全另一裝扮，難辨本來面目）

許 （驚）誰？！

朱 （脫帽）家惠。

許 你！

汪 你怎麼又回來了！

許 （向汪）剛才你還狠心他是被人謀害了呢？

朱 難道你們還以為我真的是安安然然的走了？

汪 怎麼不是？老吳回來說：你已經上了海船，一路平安。

朱 這毒辣的劊子手！現在在哪兒？

汪 已經請假走了，怎麼樣？

朱 那末，肖雨林跟毛富發呢？

許 （提起就不樂）剛才還在這兒。哼，結婚！結婚！弄到半途而廢！

朱 別嚷，他們作惡的時間。也就不會太久了。

汪 你說罷，那天夜里，究竟是怎麼回事？

朱 一切都是陰謀家安排好了的：老吳那傢伙「護送」我沿着江岸，

走到一個拐灣的地方，就這麼一下（做式一推）我就從那兩丈來高的江岸，跌了下去！

許（就心地）後來怎麼樣？

朱 等我恢復知覺的時候，我才知己道經躺在一個醫院里。一位看護小姐告訴我：我是被一個魚划子撈起來的。

許 受傷了沒有？

朱 右膝蓋受了點輕傷，經過兩星期的治療，已經完全好了。復仇心切，我怎麼也按捺不住，昨天就暗暗來到了這裏。

汪 你昨天就來了？

朱 嗯，呈文證據，都已經送到了法院，大概不久就有動作的。

汪 你知道燕芳的甯形嗎？她爲你快急瘋了！

朱 我知道；可是，直到今天，我才找到挽救的機會：天剛一黑，我就借了一張梯子，搭在她住房的後窗，這才安安然然的把她救了出來。

許 真的救出來了。

汪（同時）在那兒？

朱 現在正在外邊等着我，我們還是要到南洋去。

汪（大喜）好極了！家惠，以後可不要再走錯路了。

朱 不會，我會朝着前面一直走的。

胡聲 雨林！雨林！

朱（慌）怎麼辦？我不能見她！

汪 暫時到我寢室里避一避罷。小心點兒，別被肖經理瞧着了。

（朱由左門疾下）

汪（向許）什麼話都不要說。

許 可是咱們……

（胡容美扶母上）

胡 唉，又死到那裏去了！

母 真够荒唐的了！臨着要結婚了，忽然不見了新郎！

胡 妳別發躁，我想也許是請總經理去了。

許 （忍不住）真的，肖經理說婚禮要延期，妳知道不知道？（沮沮之不及）

汪 （以眼示意）誰說的？

胡 （同時向許）什麼？

母 剛才那位毛先生也說你們結婚要延期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

胡 瞎說！因爲他底柳小姐沒趕到就要延期？沒有的事！妳在這兒歇一會，我到總經理那兒找他去。（下）

許 （急了）唉，咱們究竟怎麼辦？……………急死我，簡直急死我！
（左門內，肖經理忽然失聲一叫，攜皮包慌忙奔上，手里拿枝手槍，準備向裏面開）

肖 真見了鬼！

汪 怎麼回事？

肖 我從我房裏出來，看見一個黑影子，在你房門口一閃！

（胡母見肖，驚疑不置）

汪 （掩飾）哪是鬼？許是貓子狗子什麼的，待我進去瞧瞧（由左門下）

許 你原來躲在這裏面，胡小姐到處找你，你究竟怎麼樣？

肖 她現在在那兒？（將手槍插進皮包）

許 到總經理那兒找你去了。

肖 唔，到總經理那兒去了？（急忙地）那這麼辦罷：請你去告訴她，叫她馬上趕到老趙那里來，我有急事跟她商量！

許 （疑異）又是什麼鬼板眼！儀式究竟舉不舉行呵？

肖 我想跟她商量商量再說，請妳馬上去通知她一下！

許（氣了）見鬼，現在到那兒找去！（氣下）

（肖擬外出，轉身發現胡母，略驚，旋即鎮靜）

母（才認清，顫聲地）原，原來是你？

肖……………

母你還沒有心肝的東西！（淚下）

肖（低緩地）放安靜一點，我有話跟妳說。

胡你還有什麼話說！（恨極）你這個騙子！騙子！該死的騙子！今天我要跟你清算，十七年的冤債！

肖（仍舊沉靜地）我說，妳別動那麼大氣。十七年前，不錯，我似乎有點兒對不住妳；可是十七年後的今天，妳由妳底女兒，得到了報復。

母還說什麼報復！你騙了我們兩代人！如今你公然又改頭換面，打起花花公子的招牌，出現在我女兒的面前！

肖我希望妳能夠聽我說完。我對於容美，可以說是仁至義盡。我費了兩年的時間，不可計數的精神財力；可是，直到此刻，我還沒有得到她的心。她之所以要跟我結婚，一方面是看在我鈔票的份上；一方面是爲了跟一個小白臉賭氣。但是，只要她回心轉意，我還是可以原諒她的。現在爲了滿足她的慾望，我希望妳也能够犧牲一點。妳的年齡也不小了。（給她一張支票）哪，這裏是兩百萬元，你可以好好的生活一下子了。

母（恨極，把支票撕的粉碎）誰稀罕你底錢！我現在要跟你拚了這條命！（向他撲去）

肖（拿出手槍一比）聽妳的便！

（胡母失聲驚叫，嚇得向後一仰。汪海明應聲奔上，肖經理乘機溜出。）

母（發狠）我，我非跟你拚了不成！（一路嚷着奔出去）我非跟你

拚了不成！

（汪莫明其妙地呆了一會，走去敲左門。朱家惠出）

汪 你可以走了，家惠，怕燕芳在外面出亂子。

朱 對的，我該走了，以後還請你多多幫助我。（欲出）

（胡容美上）

胡 老汪，你沒看到我雨林？

汪 （一面支吾，一面用身子掩護着朱家惠向外溜）剛才還在這兒的，不知爲什麼，跟妳媽吵起來了。

胡 唔？那是怎麼回事？

（朱家惠剛溜到門邊，被胡發現。）

胡 （大爲驚異）誰？！

朱 （低頭只往外走）

胡 （走近他）到底是誰？

朱 （無法掩飾只好——）一個傻子。

胡（大爲意外）原來是你！（喜悅地）家惠，我早知道你總有一天會來的，總有一天會瞭解我的。

汪 胡小姐，事情已經到了這種田地，還是請妳饒了他罷。

胡 笑話，我饒了他什麼？

汪 那末好，家惠，有什麼話，趕快說，我到外邊去招扶一下。（下）

胡 （故作大方）你聽到我們結婚的消息嗎？

朱 剛纔老汪告訴過我。

胡 我想你一定會替我高興的。（察言觀色）

朱 我當然高興。

胡 那末，你準備送我們什麼禮物？

朱 這個……………

點兒東西去。（正要出去）

胡（笑了）有些爲難嗎？不要緊，咱們都是老朋友，你不送禮，他也會留你喝酒的。

朱（急於要出去）這個……我……

胡別急，雨林大概等會就來的。結婚典禮，馬上就要舉行了（老希望激起他一些懊悔）有機會，我想跟你談談我們婚後的計劃。

朱（心不在焉）唔，唔……我想……

胡呵，你到禮堂去參觀過嗎？就是以前的俱樂部，從新佈置了一番，樣兒還過得去。你進去看過沒有？

朱還沒有。

胡不妨去看看的。將來說不定還可以做你們結婚的參考呢。呵。你沒看到燕芳嗎？

朱沒，沒有，我現在……（急欲外出）

胡現在就想見見她？恐怕沒那麼方便罷。你不知道她那回在春江公園，因爲誤傷了那位寶貝哥哥，受到嚴重的處罰？

朱（提起這，心里就恨）我，我現在不想過問這些事了！

胡不見得罷？瞧你那樣子，好像還在誤會我似的。其實，當時要不是我在那裏攔勸，小子恐怕早就完了，燕芳恐怕也就沒有這麼輕鬆。

朱（如芒刺在背，急於出去）就算你積了陰德罷。妳現在沒有事，？

胡有事也不忙；反正時間已經晚了。（還要試探）現在你真的不想救救她嗎？如果想救她出來，我自然還可以從旁協助的。

朱這回頭再說罷，現在我得走了。

胡（有些失望）現在就要走？難道真的不喝我們底喜酒了？

朱我……（情急智生）我不是還送你們禮？現在我想上街買

（于燕芳上）

燕（衝口而出）家惠！（發現胡，悔，懼）

朱 妳……………妳沒碰到汪……………？

燕 沒有。胡，胡小姐……………

胡（驚疑不置）噢——！你們原來是這麼回事。

燕（恐慌，無主）我，我們……………

朱 我們已經得到總經理的允許。

胡（狐疑地）唔？那你們的本領倒真不差。現在你們準備到那兒去？

朱（只好說明）仍舊回南洋去。我們的苦心，我相信妳能够諒解的。

胡（失望、妒忌到極點，但表面上還——）那自然，我有什麼不能諒解的？準備現在就走嗎？

朱（略頓）現在——現在自然走不成，我們還沒有喝到你們的喜酒呢。

胡 那很好，你們這兒休息一下，等會，參加我們的婚禮。

朱 不過，我們還沒送禮的（藉此想溜）燕芳，我們上街去買點兒什麼東西給胡小姐做個紀念罷。

燕（起初不懂）唔……………？（釐了）那我們現在就買去罷。

胡（故意留難）不必客氣了，我先是跟你開玩笑的。你們儘管在這兒休息。都不是外人，是不是？

朱 不，禮是一定要送的。燕芳，走罷。

（許靜芝上）

許（慌手慌脚）密司胡，妳叫我找得好苦呵！你們究竟是怎麼回事，肖經理叫你馬上趕到什麼老趙那裏去！

胡（莫明其妙）趕到老趙那裏去？幹什麼？

許 說有急事要商量！誰知道是什麼鬼板眼！哎，（手忙脚亂）你看這才叫！我海明也不知道跑到哪兒去了！朱先生，你沒看到他？

(汪海明上)

汪 (慌迫地)你們還在這兒!?

朱 真該走了。(與燕芳攜手外出)我還要趕到法院一下，不能讓他這麼便宜!(下)

許 海明，你看見鬼不見鬼!(十分忙亂)哎，密司胡，你還不去吧肖經理拉回來?不管怎麼，咱們的婚禮總是要舉行的呵!(汪、朱、燕等已相偕外出)

胡 (如夢初醒，悵然望着外面)呵!他們都走了，都走了!.....

許 (才知道)怎麼，都走了?(一面叫，一面往外走)海明，海明!哎，簡直急死我!

胡 (忽然)喂，我非把雨林拉回來弄個明白不行!

(胡，許走到門口，適遇胡母上)

母 (滿懷酸楚)容美.....

胡 媽，怎麼回事?

母 (忍痛)去吧。遲了就來不及了。

胡 那麼妳呢?

母 我可只有認命，只有爲你們犧牲了。

胡 (不置)爲我們犧牲?我們爲什麼要妳犧牲?

母 不要問理由了。走吧。婚姻大事，是不能當兒戲的。

許 (早就不耐了)哎。看你們去噲噲!

胡 (看看錶，慌亂不知所之)媽呀，究竟我該怎麼辦呵?

——幕——

(劇終)

後 記

人可真屬於一種矛盾的動物；當忙的時候，總希望有點空閒來寫點東西；而真正臨到空閒的時候，却又空虛懶散，一個字也寫不好。

一九四六年初春，我帶着滿腔夢幻，來到了南京。當時我的工作機關，因公房無着，又待改組，成天沒事，一玩就玩了五個月。這期間，國共且談且打，物價扶搖直上；藝文壇，黯淡無光；（雖然還在苦苦掙扎）出版業，極不景氣；個人生活，也隨着困頓不安，悶鬱不可終日。在這樣的境域中，要想安心寫點東西，而又能順利的找出路，那恐怕是過於理想的事。

無情的時間，一滑就滑過了八月，我開始着急了；我怎麼對得起這一片美好的時光呢？

我決心要寫點什麼，藉以消磨這片沉悶的日子。

但究竟寫什麼好呢？這可是個難題。嚴肅的東西，觀眾「不吃」，帶刺的作品，未必行得通。為出路（這該多麼自私！）寫點有趣味的喜劇或笑劇，也許上算一些。我這就決定把自己一篇小說「朦朧的愛」，和陳瘦竹先生底「奇女行」湊成一個多幕笑劇。

構思可真費了番苦心，弄大綱，也絞了不少腦汁。正式寫起來，倒還相當順利：十天功夫，就草率地寫成了原稿。但是，寫成之後，我却有些惶惑了：就形式來說，既不成笑劇，更不成悲劇；以內容來看，既不像「朦朧的愛」，又不是陳先生的「奇女行」。小說與戲劇，畢竟是兩種東西，技術修養是成敗的關鍵。在這裏希望陳先生能為我拙劣的編劇技巧而見諒。

我寫過嚴肅的悲劇，有人說；毛病是缺乏「戲劇性」。戲劇而缺乏「戲劇性」，自然是不成的；所以這回一開頭，就全神貫注在「戲

劇性」這三個字上面。可是，我又犯了一個最愚蠢而嚴重的毛病：就是因情節而牽制了主題，以致叫人有模糊散漫之感。經笑雨兄指破之後，我從新修改了一番，可還是不大對勁兒。但我已經感到黔驢技盡了。這只有留待以後來改進；反正我的目的在學習。

本劇出版，承季武先生和少甫、畊雲、克鄰、高璧諸兄協助鼓舞，作者衷心銘感，謹誌謝忱。

揚 滔 一九四七、金陵春夜雨。

作者新著預告

交流。全劇充滿詩的情調，實爲戰後劇壇不可多得之作。

別；有樂極生悲的重逢；有驚險爭鬥的情節；有愛與美的畫面；有血與淚的中農民生活之艱苦狀況。純樸簡煉，主題新穎，結構緊湊。有纏綿悱惻的離
這是作者精心製作的另一新型農村悲劇，係描畫抗戰——勝利四個階段

秋水長天（四幕悲劇）

印刷中

詞藻幽美，筆調輕鬆，內容充實，凡愛好小說者，不可不讀。

惱與衝突；有落伍軍人生活的沒落與消沉；有變態青年精神的鬱悶與瘋狂。發表，深得讀者愛好。其中有青年男女愛的交流與夢幻；有已婚夫婦愛的苦

這是選輯作者所作小說中比較精煉的六個短篇小說，均經國內各大雜誌

朦朧的愛（小說）

即出

版二春江花月夜二所

著 作 者

揚 濤

發 行 者

現 實 出 版 社

總 經 售

正 風 書 店

分 銷 處

全 國 各 大 書 店

權——民國三十六年——有
——四月京一版——

1947	3
4	
5370	

